靖康中帙七十四

汴都記曰十二月初得邊報知樂師以常勝軍叛幹離不直搗燕中左右近臣倉皇失策未及修備而幹離不之師已渡河至城下虜兵如入無人境朝廷知賊鋒逼近乃遣使求和中外由是恟恟但持和議虜退朝廷茫然未有奇策士庶咸望徐處仁入輔中興既召為相吳敏耿南仲李綱議論不叶但各務汲引門人而已南仲官雷觀苻以植講和之黨邊事一切不問見計議司舉辟寮屬一時躁進之人乘勢附

之不知所議何利害也四月初　上皇皇后還闕
上親出郊迎迓蔡攸至國門不得入時蔡京在洛詔
諸子悉置湖外取王黼首級至闕下童貫逆嶺表又
遣臺官張澂取首級梟於都下梁方平以不守河津
遂戮之群兇就刑都人大快人皆以伊呂望處仁然
功名減於治郡竟以碌碌敗事敏亦尸祿為姦天下
之士言利害者日數百略不省覽惟是自相矛盾王
雲奉使歸奏曰二太子亦通說話粘罕狠勃不可近
也約雲以七月復到軍至期不至則舉兵而南虜既
舉兵由西路南進議者咸曰虜若渡河一鼓而南我
決失措置當於京城四面十里間各屯兵萬數築高
塹開深溝據要害之利以堅守別馳騎以援之又清
野以斷粮秣使虜進不敢攻伺其隙以兵擊之令河
北之民各營請以自守走使以報　康王為元帥集
其兵衆揚聲擣燕山以斷虜歸路使之動心却潛軍
渡河會勤王之師繞其背夾攻之尚可也或曰虜兵
甚銳而吾軍剉衂之久聞虜深入氣益不張不若擁
駕臨狩徐議所向嬰孤城以自守恐非長策也大臣
未以為然虜忽掩至朝廷罔知所措何㮚曰上城提
舉召募人兵號曰何相公奇兵其應募者悉馬食贏

儻之人市中黃旆縱橫統制滿道梟任率書生豈曉
兵機往來城肆談笑自若浔傳者云梟日飲醇酒半
酣一謳大可駭也粘罕自居青城未嘗離寨凡有所
議唯召幹离不至帳中軍事皆出粘罕帝自行在
所批付徐秉哲取衣服并牛羊千口五色線皂角之
屬未云奉上皇指揮取趙才人元奴自帝蒙塵
以来京師無君者四十餘日無監國并三省者半月
內外帖然市廛如故蓋人心久困則思生故也家之
毀罷四屋宇完新日辦備及弊衣隨新主遷徙初金
人欲行未行之間邦昌為左右小人疑惑有異初心
先册太后引周太后事赦文中止勤王之師知范
訥等兵在近搜索各人親識遣之公然肆赦以示即
位士論頗有異辭明達暮為虜所發掘露尸取棺板
以為栅初男女北遷者以五百人為一隊虜以數十
騎驅之如驅羊豕京師人不能徒走遠淀稍不前即
敲殺遺骸蔽野孫傳浔車一乘載骨肉自以匹馬隨
之此宜小行李取前日府中宣借貢荷初上皇之子
韓國公尚在嬰孩前日事變困隨養娘遁民間虜人
亦探知限秉晳一日要見不然便要大尸到軍前虜
人取人其急如此范致虛全家在虜云一子寅數作

少卿亦往取以往金人到陳州南京屢敗二城竟全
徐處仁幾不免二子被殺陳遘在中山為軍人所殺
趙野元知大名府為軍民所逐朝廷遂以運使張憲
除直學士知大名元帥府用事者耿氏父子黃潛善
宗澤汪伯彥等再太學同人元有六百人圍閉以來
患脚氣者二百餘人至今尚有殂者半為鬼錄去冬
詔許試七書義并策以求謀畧之士太學中守舊圖
遠大者皆不肯試惟輕狂躁進者欣然就試後皆補
校尉發赴張叔夜軍前聽候差使比肩卒伍及城破
死者甚衆退師後有存者往山東見康王上書言
事者此曹何所不至國家顛危尚欲覬覦良可憫笑
城破時如劉延慶男光國秦元康澤民諸人叩門斬
關夜遁並無脱者惟有兵者且戰且引可以潰走如
傳臨政郭京是也副元帥宗澤榜京城述康王
指揮分遣將兵餘一百萬迎
二帝已引兵渡河河北諸郡十不下一二以為應援
夏熟在近金人必不能來李綱榜湖南安撫使郭三益
引出軍及溪洞兵十萬前來救援知京兆范致虛榜
收復南京擒偽晉守高世由統制張思勝榜收復襄
陽府擒郭京前来二十五日在京應官司撥一半官

吏詣南京迎駕是日邦昌時雍等率官吏出門
范仲熊北記曰辛丑壬寅年時朝廷新定燕調河北
河東京東京西之民轉蒔粟金帛器甲往燕山絡繹
於道縣吏部押来者皆言燕山初定盜賊不可勝数
剽刼行李商旅遂絶部押官往〻在雄州不敢北去
而燕雲兩路官吏散處中國其嘯聚之民並引處内
地中國之民日夜疑之而官吏亦不復以禮待遇兩
相忿恨数至喧争至乙巳歳秋平陽府就糧義勝軍
劉嗣初反轉至懐州城下守臣霍安國禦退之丙午
歳十一月粘罕陷懐州殺安國范仲熊貸命令往鄭

州養濟途中與燕人同行因問此中来者是幾國人
共有多少兵馬其番人荅言此中随國相来者有達
靼家有奚家有黒水家有小葫盧家有契丹有党項
家有黠戛斯家有大石家有回鶻家家室帛家有漢
兒家共不見得数目其從河北随禅馬國主者兵馬
更多為拘占数國路大金正軍不過十萬更聯有生
女真喚做掃地軍便是也以仲熊所親見粘罕寨有
兵五萬人婁宿孛堇寨有兵萬人皆槍為前行號曰
硬軍人馬皆金副甲腰垂八稜棍棒一條或刀一口
槍長一丈二尺刀如中國屠刀此皆驍衛之兵也弓

矢在後設而不發弓力不過七斛箭多者不滿百隻
自大金兵外其他國兵皆不帶甲而弓矢或有或無
皆旋斫道傍木執之自粘罕至步卒皆栗米粥或燒
猪肉別無異品番人國主中國事者高尚書孫左司
也高尤親要無克粘罕軍前通事謂吏人曰本司皆
插筆於腰文字極簡與人談論言皆成文而檄書文
字淺陋幾不可讀凡蕃官平居惟著上領褐衫無上
下之辨富者著褐色毛衫以羊裘狼皮等為帽傳聞
粘罕二太子初入中國時止著褐布衫既拔京城其
下無不衣錦綉至月旦及視事則幞頭公服靴笏皆
如中國之制仲熊每見粘罕著青貂裘半袖時復露
項而坐金人差女貞沙里打為鄭州道士趙之才在
鄭州賣相能揮四十五斤鐵簡心膽可使仲熊因謂
之曰上皇為了無限道士沒一箇報恩之才曰只
是不用著之才豈是不能如今之才肯為趙官家便
死也不悔仲熊因與之謀殺沙里打不果四月四日
粘罕回軍至鄭州教一人番兵引去見少帝其人引
仲熊到清德太平庫前中有內侍及婦人數人中一
人身甚瘦人指云此少帝也仲熊拜訖云臣受國
之深恩才薄位卑無所展効致陛下及此死有餘

責帝不言金人已叱仲熊令退有番官梁慶裔來叫
仲熊曰國相有台旨有國書送你歸書題曰書致于
南朝皇帝闕下骨盧你移賫勅極列左副元帥不寫
姓名只用一元帥府印下云謹封書云天會五年四
月日骨盧你移賫勅極列左副元帥謹致書于南朝
皇帝闕下早者攻下懷州內有鄉貫係河南人以不
係朝廷措置州縣人民隨軍將帶前來比至汴京了
畢權令鄭州就糧養濟除情願歸降已發過河北外
內有不願歸降人從事郎懷州河內縣丞范仲熊遣
令還鄉仰冀英聽俯為亮悉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慶裔遣馬軍一人至京師投下仲熊遂歸
靖康皇族陷虜記一少帝位下太子諶小大王訓見
居五國頤城鄭才人生大公主二公主各年幼狄才
人無出一見在親王景王濟王莘王徐王安康郡王
相國王溫國王廣平郡王儀國公頑使狄才人韓州生鐵使
閻宛容五國生一見在公主純福公主尚官医官王宗沔男昌遠小公主
尚藥医官成良男御名復榮德公主嫁習古國王已死見在大金皇后後位居洵德公
主嫁設野馬郎君見在上京寧福公主嫁陳王已死其子見在冷上住居惠福公
主嫁開府相公國斜保三國相男見在上京居住一見在貴妃崔貴妃王婉
容大王婕妤小王婕妤狄才人喬婕妤一見在駙馬

都尉宋邦光向子房向子扆一見在諸王男女成文
鄆王男成規肅王男成章景王男成範邠王男成之華王男成式
濟王男相國公儀國公下各一男年幼相國温國公下各一女
安康郡王康平郡王各一女故和王女嫁王遵道男安今已到行在故
信王女四人一見在棣華宅親王等和義郡王有奕永
寧郡王有恭燕五節使有章越五節使有忠燕五節
使有忠燕五觀察有亮越五觀察有德一親賢宅宗
子故晉康郡王孝騫男安規等士偁公繪一歿故親
王燕王趙州越王韓州鄆王韓州肅王五國祁王五國沂王五國住
信王五國建安郡王青城嘉國王五國瀛國公五國昌國公五國

一歿故公主嘉德嫁宋國王上京歿令福華福安德順德顯
德柔福一歿故貴妃王貴妃閻婉容一歿故駙馬曹
寅曹晟蔡鞗劉文彥田丕一金國北京坐諸宮院見
在宗室仲慕仲瑥等并宗女姨媼兵士等僅五百餘
人去年來上京告朝廷艱難賜錢三萬貫牛三百頭
為養濟一奉使洪皓等見在燕京等處住金國已降
赦已令換官往往不肯祗受一應被擄宗室女見在
北人家作奴婢者金國已降赦官中二人換一名出
令作百姓自在居住一應扈二帝親屬四百餘人
為遷二帝往五國留在遼東落後養濟焉

淵聖滑州驛血指書襟詔曰宋德不興禍生莫測朕
嗣位以來莫知寒暑寢食惟保汝赤子以衛我社稷
庶幾共享太平不幸用非其人兵未抵京謀已先潰
使我道君而降全族為虜百官偷生勢不獲已所不
忍聞者京師之民捨命不顧棄金帛寶玉欲以贖
朕此最可傷恨不得與斯民同生同死後之社稷恐
非我族興言及此涕淚橫流衛士潛歸囑指書襟數
告中外宗族忠臣義士奮起一心為朕雪北顧之
恥毋忘毋忘
雜考私書曰四月二十日兄某書致元章解元第自
去冬徐處仁吳敏李敏革相繼登廟堂誤國謀身全
無措置却欲皆約唐恪何桌又凡庸輕脫河北河東
委而不問自种師中以深入敗績李伯紀以寡謀喪
師士氣益不振冬初大金引兵入北聲言問罪且邀
三鎮朝廷尚守誤國之謀謂　祖宗之地尺寸不可
割堅守不與遂破真定迤邐南來無一卒與戰及議
和也而何桌孫傳必欲戰以邀前非且迎合上意不
思力之不敵也時復閉門自守城中兵及保甲與募
兵雖及二十萬分守城上及以棧砲以餘兵屯五嶽
觀城外無一卒一騎金人近城公然填濠倒戈置砲

座鵝車為攻城具而劉延慶以下位高金多不肯出戰時擦城下數百人以啗之虜氣益張閏月十八日十九日間金人遣使欲親王宰相出議方留使不遣何相自領山東弓手及募召到義兵號奇兵登城門自指揮進退虜札寨由南郊直抵門外就河北作橋已成不知兵之虛實多寡數目奇兵近濠虜以數十騎突之遂大犇潰爭入門〻已閉自相排迮二千殲焉虜人益無忌憚二十四日遂攻城燒敵樓自已至未佯退二十五日寂然不攻我之軍亦不備食後以鵝車向城只三四人上來由昨日燒處為不曾蓋棚空闊二三丈矢石如雨不可立有鎗手二百餘立兩傍至三四金人上時四畔先走相次城上城下棄甲擲兵爭先遁逃將士無一存者金人既登城畏城中人不敢下乃分布城上下窺城中早晚擊鼓驚動聲言洗城者累矣至 上出講和割兩河復歸其計蓋欲困之也十二月十日間始求金帛金要百萬鋌銀五百萬鋌段一千萬疋正月十日間 上念人困不能敷此數且虜邀 上出大臣寡謀不能任事乃使車駕再犯不測初以金帛不足畱 上在外城罄所有矣不足以塞所請又取索帑藏所有應禮樂之具

服用之物占天之璇璣傳國之寶玉上自珍異下及粗惡悉取之工匠人口醫官樂工妓女內侍以至後苑八作綾文思院及民工悉取之約十萬口父子夫婦生相別離及投老携幼係累而去哭聲動天地至二月初六日　上已為虜所廢而城中不知也初七日來邀　上皇鄭后十一日來取太子後宮以鐵騎逼脅最後取宗室欲絕趙氏議所立已請張相張相以死辭三月一日遣使入至七日群酋入持玉宝册傘蓋以大金命立為大楚皇帝凡百須皆府應辦少不如意即及少尹甚危四月初八日師退勤王兵方來無追襲者聞在外作過　康王即大位中原可定矣

秘書少監趙暘與姚太守書曰某奉親幸如常惟是遭此大難國破君廢墳墓殘毀親戚破亡殆無生意台旆出都之後廟論日益背馳九月又失太原十月初失真定而觀望之徒猶持不與三鎮之說至於集百官廷議事勢至此乃妄為不使一騎得還之言熒惑　工聽十月下旬虜人忽遣王芮來使議畫河為界仍聞鐵騎已欲度河芮頗不遜大臣無如之何乃遣耿南仲聶昌朝廷悉從其請正忙中唐恪乞罷復

相何桑處置尤乖踈耿聶方北渡而虜騎已南來幹
離不自魏縣濟師粘罕自盟津涉河尋渰一石底裏
過廟堂更無措置但自十一月十四日遂閉城門初
猶日開一兩門放人樵採至下旬虜騎大至更不復
開旋為守城之計幹離不館于城東北劉家寺粘罕
設寨于南郊齋宮閏月初即下手攻城且遣使来欲
渰宰相親王議事當國者不肯行至半東水門屢危
幹離不復專遣使見告云事急矣親王宰相必不出
必破城池又不肯無運留使人兩日不使對使人於
都亭驛廳上盤旋不能定但云是好公事却如此說
當國者但告上云彼二帥懸軍遠来是送死之時
彼乏糧故急欲講和不知虜人自於近京五七百里
分共驅掠自家百姓牛羊運糧山積也至二十三日
陳州東屬人家放火砲燒樓子三座亦有金賊一二
十上城幸渰殺退勢已大危幹離不復遣使来告曰
宰相親王下城便罷攻擊竟以為虛偽而桑與孫傳
皆親宿城上特守禦之人至二十五日午未間虜人
於燒了樓子處走上城守卒遂潰俄頃賊大至是日
風雪異常城上人亦不能立是夜虜人縱火焚燒樓
櫓而大風如雷(扇)平生所未曾見火光下照幽室中亦

有訛誤

如白晝雖平生說強話者皆恐惧膽落也一城之下
但只候曉就戮矣至五鼓初賜與舍弟輩扶老兒行
於深雪中得以委曲巷詰曲可藏避處并幼累皆跧
其間至申未已來忽有人來報虜已講和不復下城
然近稍寫居者不論貴賤皆被虜却如御街近南一
帶并西岡等處士大夫失妻子者不可勝計囊橐皆
掃地矣二十九日上出至軍前三日始得還自此之
後刼掠稍窒然諸門皆虜人自開閉城上盡是虜人
日夜間鼓聲不絕其為恐惧殆不可言　上在軍中
不得已乃上表於金主彼自號為太金皇帝至十二
月二十三日急遣使來云得本國指揮要金銀犒設
金一百萬鋌銀五百萬鋌並五十兩衆論以為此數
太多雖竭京師公私所有必不能辦也不如遣侍從
曾至軍前者往懇用事之人痛乞減數或乞作年限
看其所荅如何㮚堅拒之云且與他盡力括看所得
如何方報去賜亦三次論之其餘侍從臺諫言者極
多終不見從至正月初五日忽再遣使催督云歛金
銀近十日並無報應不知果有此數否始方說與要
救太多似不能足意已怒云何不早說也蓋臘月中
間已曾遣用事兩人來遍視府庫見內藏庫有絹千

餘萬足已就已整數千
見說不能足乃不喜至
出城議工大金帝徽號事時已昏夜忽傳指揮来早
駕出從官皆不及知詰朝遂至軍前自此日候乘輿
之歸無所聞但每有軍来傳詔語曰只候議事了便
歸也而虜人在四門交割物色者云城中所有物色
者皆来買並用在藏庫錢而府庫所有物無不来般
四門皆有交納官皆公然云要皇帝歸須要納足金
銀也自後工日有批語云急根括金銀然後可歸
也讀之者無不掩泣是時侍從百官皆分頭根括賜
亦在此抄劄事十六日已根到金共十九餘萬兩銀
一百七十餘萬兩乃自番守孫傳以下皆供軍令狀
云已根括盡淨每日催督稍緩只云煩請皇帝看打
毬畢即歸至二月五日遂打毬畢必便歸自上出百
官日至南薰門下等候初五日官吏士庶駢填不知
其數前此日有燒香煉頂願及至晚門閉方散次日
拂旦人又聚集等候又至晚散雖快行家亦無一人
自軍前来者賜来見孫伯野云 上曾有語曰不遣
人来否伯野云每日須有人至不似今日無一人来
也乃大憂悶而歸是夜二更遣吴正仲开莫壽朋儔

賫廢立文字至禁中留守處黎明始見郡臣皆撫膺
大慟伯野復來秘書省孫伯野傳作畱守後以禁中
衆官難於出入仍暫作秘書省置局遂三四次作狀
申軍前具述　皇帝恭儉無失德又已稱臣于大金
乞依舊令　聖上臨御懇禱備至不從但云係本國
指揮不敢改易繼又請乞立皇太子并皇叔燕越二
王與諸親王之賢皆不從又持上親札來請上皇及
親王皇后帝姬皇太子出城少頃不出即入禁中搜
求矣　上皇亦慮轉更驚恐乃初七日未申間聞鄭
皇后與皇太子每日復來迫脅轉急其使皆自乘馬

至禁中不可禦但深痛憤而已暘自此至今三月間
鬚髮皆白豈謂生太平無事之時乃自見禍亂如此
初七日秘書省欲自縊乃忍死偷生至二月二十三
日軍前令張邦昌要百官狀請本官權攝軍國事子
能在軍中屢求死使人盡夜監視之至此又再索金
銀尤急其實欲以迫脅京人無異議至二十五日急
來請促括金銀官梅和勝執禮戶部尚書陳幹寧質工
部侍郎程伯玉振開封尹安次公扶禮部侍郎及侍
御以下與臺官南薰門外議事先將南榻已下四人
盡去衣各遣壯士執五體併令合面就地以濕柳棒

自肩皆至腰打一百五棒皆瘡更不可言只如手臂
皆拽脫並不省事攞歸次將梅陳等四從官皆先去
巾帶反縛跪膝後用大棒敲死仍割去頭其酷如此
痛苦何言至三月初一日脫送張子能来是時張不
食已五日恐其遂死乃送入仍令鐵騎皆衣甲持兵
刃臨門云城中有異論即屠城張館于尚書令廳至
初五日父子皆大號泣并令廳云金人已飲屠城且
告相公承救一城人命張不得已號泣揮衆使退虜
人遣人使作漢裝於令廳入衆中探伺知衆心如此
乃於初七日賫册寶求封張為皇帝國號大楚都于
金陵因請免百姓金銀及請見在軍前衆官始肯令
馮左丞長源曹掾密載德路樞密譚世勣孫覿汪藻
等還從行而北者何裒孫傳張牀夜司馬朴秦檜等
然都城已破弊城中凍餓死者不可計米麥至四十
四貫一斛肉一觔兩貫三百菜數莖三四百文今城
已開門外殘破並無居人二麥已熟無人收割勤王
之師已有刼掠計救恩之後漸次寧息虜人近在濬
州酸棗咸陽武過渡至都城不滿百里豈安於此卿
今則帑藏皆空禁中供御乘輿之物悉為虜人般盡
至於秘書圖籍國子監鴻臚館職文思染院官吏皆

取去今幸有放歸者宗姓近上人悉皆併家屬取去
日〻勾收諸國人如捕盜賊初從行時親族相別牽
挽于道路號呼不可聞不謂盛時有乃至於此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

靖康中帙七十五

七澤孫偉靖康野史曰靖康元年閏十一月金戎陷
京師駐軍南郊聲言欲縱兵洗城靖康皇帝為國中
生靈屈已出幸其軍虜酋刼以北狩尋以偽命檄京
城留守知樞密院孫傳京城守御使簽書樞密院張
叔夜以二年二月七日集在京文武臣寮一命以上
於秘書省連名書牒請立故太宰張邦昌為君傳等
祈哀虜酋申叙國人左袒之意往返六七竟執傳叔
夜於軍中下開封府行其事其令曰集者親録官封

名氏有異意者送軍中斬首以狥尸王時雍奉其令
作大卷以次授坐人御史中丞秦檜顧至軍中論列
衆始愕貽是時集者數千人檜既行大將范瓊亦挾
偽命以佑時雍衆乃噤默奉令虜酋因具牒作為詔
冊命邦昌僭即皇帝位國號大楚奉金戎正朔稱天
會五年三月七日某嘗侍郎祀朝元正宣和六年
元會大官下食料至八千員古今朝請之盛所未有
也惟大臣黷貨宮寺分權禮義消亡廉耻廢缺法度
崩弛風俗敗壞裹亂之形見已久矣然未至一日中
文武士庶數千人皆如達奚珣輩惜一死而含大義
也意為時雍瓊嘗制有不能伸者是時某蒙恩賜告
聞於江上私竊怍之每遇靖康二年二月在朝之士
必問焉建炎二年容鄂州郡人朝請大夫鍾翺曰是
日時雍以大卷轉相授皆屏氣書惟謹其間亦有飲
泣悲吁者第不敢吐一辭也忽下坐一諫士面目嚴
冷者厲聲曰二百年趙氏之天下豈可付它姓吾乃
異意者請如所令其右汴士大慟曰吾請同行時雍
詰之自列名氏曰奉直大夫冠庠朝請郎高世彬所
以忘也紹興二年宜州過淵東徐錢言大夫張僅者
堂吏也是日密購秘書省所集姓名次為一編緘于

篋中乃耶平生所受官爵告牒悉投于火自為布衣
五月閏　今皇帝即位於南都擊舟東下欲上其編
未果而病卒又遇龍眠李覺知庠為山東人強敵悼
直即非碌碌者於是質以所聞為無疑矣向使檜之
忠憤蕙善坐人則庠世彬必將越衆應之數千人亦
南薰關而出俱詣軍中又使辨士以禮義廢興曉虜
酋彼雖悍強豈敢殺數千忠義以楚易宋邪檜之名
壓秘紹千萬人矣然則庠世彬僅雖不能死節其志
亦可嘉也殆聖人所謂猶者已矣某泣血謹記以俟
太史採擇焉
又小臣孤憤野録摠叙曰政和中遼臣遵遼人李良
嗣李善慶歸于京師宣和初女真執遼主疆吏来告
詔以大中侍童貫為河北河東宣撫使經畧北鄙蔡
攸輔行四年十月遼后蕭稱藩于我是女真滅遼遂
稱金國十月入幽州貫欲以為己攻而廢捨手詔十
一月我師入幽州制詔弁幽州建燕山府後二年女
真陷忻代州太原府遂渡盟津犯京師明年三月七
日金人立張為楚是年夏四月一日太上皇帝靖康
皇帝北狩五月一日　上即位于南京九月遂幸揚

州某待罪江上得太學生丁特起所著孤臣泣血録又從諫官袁彥範得痛定録武廣嘗膽録已而復有人致李綱傳信録及太學擇術齋記史畧者信誕參錯而使疑者惑之大抵不能悉着姦臣蔽主誤朝之實使忠義者日夜痛心疾首大惧歲月浸遠是非混并恐後世不免以為訕也某老矣不能從志士仁人復不共戴天之讐刷四海九州之耻區〻孤憤無所控愬乃取諸人所録以日繫月編而次之其事則因于舊其辭則以紀實記事非敢私為之以俟他日太史綱羅故实云耳題曰小臣孤憤野録云

鴻臚寺主簿鄧肅靖康行曰女真作意要人肝揮鞭直指入長安南渡黃河如履地東有太行不能山帝城周遭八十里二十萬兵氣裂眦旌旗城上亂如雲腰間寶劍如秋水雪花一日放濛〻皂幟登城吹黑風我師舉頭不敢視脫兔放豚一掃空夜起火光連鳳闕征鼓碎轟吹欲裂斯民嗷〻將焉之相顧無言惟泣血僕射何公叨龍墀閉门相臣詎噬臍疾走軍中劇命列猶將一生死群黎高風洗空胡師怒九鼎如山不復顧郊南期稅 上帝輿截彼黃流動歸去陛下仁孝有虞君忍令胡騎驚吾親卜龜太史自鞭

吹欲一本作地歌

高風一本作游談

馬一出喚回社稷春胡
人慕德猶貪利千乘載金未
滿意叹釧却為六宮留大索居民幾卷地六龍再為
蒼生出身磨虎牙恬不恤重城突兀萬胡奴杳隔鑾
輿今十日南門赤子日駢闐爭掬香膏自頂燃忽氣
如雲淚如雨漫ゝ白雪無青天太王避狄空金帛坐
會看春風舞赭黃民歌舜喜欲狂天宇無塵更瞻北
旄頭落地化頑石
金人攄西京有題詩于壁曰世變時移兩忽然空餘
洛邑舊山川兵屯宮殿閙如市民靜閭閻冷斷煙漢
後幾経成大火周時初建取中天興亡今我掀眉笑
不悟即鄣枕上篇
高世則書趙子砥燕雲録曰靖康初洛陽城高人有
詩云
藝祖憲章誰道逆門ゝ有人開清晨山後九州
沒落日河頭萬騎来地近蓬萊堆白骨巷無人跡長
蒼苔可憐司馬碑猶卧誰奏伊公一笛哀
遺史曰有孫賣魚者楚州人以賣魚為生有買者孫
賣魚必以蒲穿魚之眼而言曰只為爾愚後屏去妻
子為道人言人禍福多應宣和間召赴京師未至

太上遜位孫賣魚遂心于亳州太清宮是日孫賣魚
方在市中忽佯狂奔走八大清宮視防虞桶內水徹
底結氷乃取磚石急擊之而大呼曰氷厚打不開凡
呼數十聲然後號咷大哭而去人皆莫曉有謾記其
日時者後知京城陷日時適相契亳州人始異其言
氷厚打不開者蓋寓言兵之厚也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一

朝散大夫充荊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炎興下帙一

起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庚寅盡其日

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庚寅朔大元帥即皇帝位于南京
汪伯彥中興日曆記曰先是四月二十七日　元祐皇
后詔令遣王時雍徐秉哲備車駕法仗等百官庶務
各分一半發船載宮嬪及張邦昌等前赴南京迎請
又命內侍邵成章王襄管押乘輿服御御輦儀仗至
南京未進　王坐便廳南仲伯彥潛善延禧耘世則

皆侍立成章等捧笏以前點數名件內有道冠一頂非人間樣制成章等拱以捧曰　太母傳語此冠自祖宗以來凡退朝宴閑不戴頼巾只戴此冠後來神宗皇帝易以頼巾循襲至　哲宗皇帝　道君皇帝非　祖宗制也頼　陛下即位後退朝宴閑戴此冠更是　祖宗太平氣象　王欽容流涕曰上天眷命群情愛戴幕屬將佐上書勸進拜叩固請至于五六吾固辭若亦屢矣方此躊躇以思繼又奉　太上皇帝即真之詔　太母乘輿服御之意迫不得已敢不欽承於是命尉擇官選得五月一日庚寅命有司於南京讌門之左營築壇場命宋勝非撰策文告天命縢康撰赦文肆赦五月一日庚寅登壇寅受天命南仲充禮儀使延禧讀冊告天　汪伯彥黃潛善董耘高世則元帥府僚屬皆登壇行事　王淨泣即皇帝位于應天府治之正衙南仲伯彥潛善延禧耘世則等先稱賀上殿侍立邦昌率百官稱賀

改元建炎元年

初議改元命幕府官屬聚議耿南仲等議曰王者即位求端於天探一元之意以正本始故必建元故漢光武中興建元為建武大王再造王室宜用光武

故事紀元恭惟　藝祖皇帝誕彌之年太歲丁亥
大王殿下誕彌歲亦丁亥丁亥天元屬火宋以火德
王　藝祖開基改元建隆累聖相授逮至靖康乃遭
中微殿下紹隆益光前烈南仲等請以改元為建炎
耿延禧中興記曰初議年號黃潛善定為炎興耿南
仲曰此蜀年號遂為建炎
大赦天下
門下皇天祐宋卜世過於漢唐　藝祖承周受禪同
乎舜禹列聖嗣無疆之歷保邦隆不拔之基屬以朝
姦稔成邊釁恃中都之安富忘外敵之憑陵馴致金
人來犯京邑初登城而不下終邀駕以偕行痛念鑾
輿遠征沙漠宗族從而盡徙宮闕為之一空仍抑臣
僚俾僭位號　朕以介弟之親而受旨開元帥之府
以總師方輸敵愾之忠亟奉講和之詔豈圖變故終
致險危蓋嘗指日以誓諸軍使前迎而後請不憚瀝
血而檄率土冀外附而內親而三事大夫與萬邦黎
獻共致樂推之懇靡容牢避之私謂亹亹萬機難以
一日而曠位矧皇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勉徇群
情嗣登大寶霄衣旰食紹祖宗垂創之基疾首痛心
懷父兄播遷之難顧號令久隔衆罔繫心軍旅荐興

農務失業慰民耳目之注敷　朕腹心之言爰布湛
恩誕綏區夏可大赦天下應赦書到日昧爽以前罪
人所犯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常
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　朕惟火德中微天命未改
考光武紀元之制紹建隆開國之基用赫丕圖益光
前烈可以靖康二年五月一日改為建炎元年
二帝北狩隨行官吏班直諸軍及諸色人等見有家
屬並仰依舊支破請給常切存恤無令失所昨金人
逼脅使邦昌僭號實非本心今已歸復舊班其應干
供奉行使之人亦不獲已尚慮畏避各不自安其已
前罪犯並與放免一切不問一應緣金人犯闕殺於
王事軍人祖父母妻篤疾及年七十以上家無子孫
者委所在勘會詣實特與支本管小分請受如陣亡
人依格合給多者即從多給一應永安軍　祖宗陵
寢西京應天禪院會聖宮影殿西壙可差西京留守
及臺臣一員日下前去躬親省視如有合修奉去處
一面措置仍密具奏聞南壙委汝州守臣依此一天
下神霄宮並罷合屋舍什物錢粮田產州縣拘收具
數申尚書省一應常平司散斂青苗錢穀本以便民
歲久法弊反為民患可自今住罷一應緣軍馬侵犯

有臨難死節義不受辱出使軍前及守禦出戰并歿於王事許本家經所在官司自陳先次覈實具名保明聞奏當議優與褒賞訪聞自來歿於王事合得恩數官司多事指摘細故非理問難逗留致死事之家不即霑恩可令所屬疾速施行一應緣金人大入朝廷遣使往來實歷艱險有未經推恩人許令自陳與檢詳元指揮推恩內有金人拘留未返者具請給令所屬且權給一半贍養其家候及一年止一應因金人驅擁及差使過軍州官員及諸色人等得還者並許依舊官職祗應支破請給等內有官員已別差人者並令吏部先次別與一舩差遣一文臣承務郎武臣承信郎以上并內臣醫官技術官及致仕並與轉行一官文臣中大夫武臣承宣使並回授與本宗有官有服親武功大夫未帶遥郡一官已帶遥郡禦使人與轉行右武大夫選人與循資已係承直郎與改官次等合入官校副尉下班祗應依格與轉官資仍並不隔磨勘一應諸路帥守監司許依例進貢推恩其金人及盜賊曾失守或逃避之人不許進貢一應承務郎以上服緑服緋及十五年者不以贓私罪與轉服色一應文武陞朝官并禁軍都虞候以上父母

妻未有官封者並與封叙已封叙者更與封叙亡歿
者與封贈已封贈者更與封贈祖父母在者亦聽回
授一應文武致仕官並賜粟帛羊酒即曾任太中大
夫觀察使以上官者倍賜一應士庶男子婦人年九
十以上者賜粟帛等令戶部具別則例行下所在州
縣就賜務令有實不得擾呼百歲以上仍保明以聞
一應禁軍指揮使以上各特與兒男下班祗應一名
諸軍將校合加恩者並與加恩馬步諸軍將士等並
特與優賞仍比舊例以三分為率更增一分一應文武
官因金人到離任者並限一月內經所在州縣自陳
並與免罪轉運提刑司勘驗給還任一應軍人丁夫
等逃亡及潰散官兵并州縣百姓因金人所至令失
業之人皆有首領統率原其本心皆欲勤王止緣道
路不通遷延日久粮食不繼因而取給民戶或至刼
掠逐路帥守不會差官總率見今嘯聚未散出者無
路自新限一月於所在首身其已前罪犯一切不問
並放令逐便軍人依舊本管元職名收管仍免所轄
官司及本營問當其少欠官私債負並與除放百姓
願在軍者如少壯即減三指刺填即便支給例物請
受甚徒中能諭衆歸業或別首納限滿不首復罪如

初一應今未嚮聚賊徒既許自新如尚敢乘時作過
殺害良民仰安撫提刑司差那兵馬捕捉并家屬盡
斬殺如有數多本路軍馬不足申樞密院差大兵前
去勦除仰提刑司摩立賞格召人擒捕仍許徒中自
相殺併依格推賞功効尤大者別具保明格外推賞
候獲不以今降赦恩原減一應逃避公人限一月出
首依舊職名收管一應逃亡軍人如能勸誘逃亡之
人首身本籍官司置簿拘籍每五十人轉一資副都
頭以上每一百人轉一資及千人所屬具姓名申尚
書省當議優與推恩一應因轉戰鬪亡失官馬及散
軍器什物之類令該科罪及官司見責令倍者仰統
制官保明如委無欺隱特與放罪除免其民間有收
到軍器等許限一月經所在官司首依私有法其收
藏官馬不納計贓科罪一應係官欠負不以名色貫
百並行蠲免其曾經金人兵馬焚劫殘破州縣鄉村
人户目前私債雖無利息並限二年外方許理索一
諸軍昨緣勤王并因差出借過衣粮料錢並與除破
更不起納一應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登極合
該轉一官向有未經改轉之人並令吏部逐旋具鈔
擬轉如去失公案無可照據許取見任告勅照驗召

本色官一員委保特與轉補如未祇受殁於王事許回受與本宗本色有官有服人一應緣金人經由州縣有燒毀係官屋宇等去處除城池倉庫外未得差科倘葺少息民力如違以違制論令監司按舉一應驚劫所在坊場住罷月日淨課利錢特與細計除放一應因戰守及差使被賊劫殺勇者特與免本家二年支移折變仍仰州縣倍加存恤一諸路綱船靠闕日久或遭風水拋失若被盜勘會分明委無欺弊不得將官兵劫折請受特與除放一應諸路人户見欠稅租并倚閣展稅賦及緣納錢物並與除放一應諸路人户借貸常平錢穀並特與除放一應諸路漕司多緣財用匱乏將民户合納二稅宛轉折納或支移他郡却免支移只納腳乘實惠之類致民間輸納增倍深屬掊剋今來並仰遵依條法不得妄有支移折變仍許人户越訴提刑司覺察當重寘典憲內京西路非緣方田添起稅除免六分外止送四分見錢更不支移折變訪聞轉運司將所減分數數入舊稅抑令人户輸納重用民力可限赦書到令與蠲免所有違法數入舊稅去處悉行改正仰提刑司覺察仍許越訴一諸路稅賦支移折變自有成法比年漕司

以財用不足往往反覆細折如令納見錢令輸紬絹
却以紬絹之宜折納綿布之類惟務削刻良民受弊
自今仰轉運司遵依條法不得依前違戾仍委提刑
司覺察聽人户越訴一二稅折科令用納月時估中
價近歲轉運司与州縣務於掊尅將及納月損減時
估不以豐凶低昂但称引用卷例折納太重人户往
往破產今後朝廷非軍事更不下轉運司非泛須索
如折科尚敢循習不革守貳轉運司非泛須索并科
違制之罪加二等仰提刑司提舉司覺察於起催月
終以前具有無違戾保明聞奏不以實聞與同罪一
預和買法本支實價訪聞官司立價甚低或高槩他
物價直准折或以無價虛券充數甚者直至受納未
支本錢不遵條限遲前期起催急於星火今来上供之
類欲依
守令并轉運司並以違制論加二等仍委提刑司覺
察每歲於依限後一月内具有無違戾聞奏不以實
聞與同罪一諸路諸般搖役非法令該載者罷該載
而非急務仰監司守臣速具以聞當議一切蠲罷一
應逃田見今地鄰及掌管人等難認租稅許令
狀陳特與放免其田依條召人承佃候逃户人歸業

日給還一半緣軍興官司於民間勸借錢物及靖元
年後來人戶於所屬州縣獻助錢物依靖康元年六
月二日指揮給降空名告勅計價書填給還訖緣監
司州縣申明將未降下工件指揮已前獻助之物不理
為數今仰逐州長吏限十日將已降空名告勅通計
前後實納之數計價盡數書填給還訖以聞如人數
所納前數未及願貼納書填者聽即不得抑勒如違
許人戶越訴當議重行黜責一應今來因金人所至
州縣劫掠逃避人戶仰監司守令多方招誘歸業內
闕食不能自存之人依災傷九分法賑給與免今年
夏稅雖即歸業而無力耕種者仰提舉司常平司更
切審量擾等第特行借貸錢糧收買牛具之類候將
來收成日分三年逐料帶納人戶置買耕牛權免稅
錢一年其緣金人兵馬蹂踐田土鄉村依此施行一
昨經大元帥府住劄及一月以上去處應辦軍馬極
為勞費今來夏稅特與除放一應天府興王之地理
宜優異今年夏稅並與放免省牟人特奏名并就殿
試及再就殿試人並與同進士出身免解人與免省
試靖康元年得解及州孝職事人並免將來文解一
次一應天府差人防秋至今春未能放散顯妨農務

應緣將今來差科保甲除逃亡人外特與免一科支移
折變一諸路義倉在法合同正稅為一鈔輸納訪聞
提牽司以轉運司侵用者有令人户不得隨稅帶納去
處顯屬違法仰令遵依成法改正施行一應人户典
賣田宅回官司不為減落等第見依舊供應科配差
役之類遠限即契合納倍稅者
日以前典賣田宅馬牛
限百日許自陳特与蠲免事發在限内者亦准此一應
崇寧以來增置務其歲入課利除給官吏等支費外
所收錢物不多去處仰轉運司体度並行廢罷一應
崇寧以來因買撲坊場河渡及折欠官物没納田産
未有承買者與減見價三分所欠户兩月内收贖
限滿不贖即依所減價出榜召人承買仍作三年
六料輸納一訪聞自来敕書所放通欠轉運司及州
縣迫於調度依旧催納至民間有黃紙放白紙催之
詔甚失朝廷愛民寬恤之意今来大恩与常赦不同
蕪務節用可以裕民如監司州縣輒敢違巧作名
目依舊科仰被科人户越訴其官吏當重行貶竄一
應近年以来州縣緣應奉之費用度窘迫至有前期
括借民間二稅免役坊場課利等錢顯是違法自今

洵當依條限催納不得預借一祖宗以來天下上供
悉有常數自熙寧後因臣僚奏請歲有增加不勝其
弊仰諸路轉運司取索轄下應干見令上供物數開
具祖宗旧制及熙寧以後增添數目聞奏當議並
行裁損以紓民力自崇寧以來州縣倉庫受納稅賦
務知桑量以備出剩東南六路為甚以故民力困乏
其弊本於補發綱運斛斗額外增數可除歲額上供
數外其每年認起補發額斛並權住罷一諸路常貢
之物內有時新菓味之類所在因緣貢奉外取索多
歸空庫更有餽送搔擾為甚仰禮部勘會除緣天地
宗廟陵寢獻所須外餘並罷貢一自崇寧以來州縣
因之拋買上供綱運取辦民力或以和雇為名科差
鄉夫般擔挽運極為搔擾自今後不得以和雇為名
科借鄉户以代兵役州縣改違或監司強抑州縣應
付者並許人户越訴當議重行窜黜一應監司州縣
違法賦歛涉於掊尅或科配大買色物實有擾害及
應干民間疾苦事件並許中外臣庶詳具利害經所
屬官司陳述繳奏或詣閤投進當議考察改正施行
雖語言抵訐亦不加罪一應州縣官昨緣京城圍閉
赴任愆期多致闕員應已差下官除程限一月到任

限滿不到令本路監司郡守各遷有才幹人權行具
名奏差一次已奏差者他司不許衝改及昨緣防秋
所辟官屬先次赴任因郵置便澁未受付身人並以
掌管職事日與理為到任月日一應州郡金人曾到
城下保守無虞者令所屬等具開元守禦及出戰官
兵等保明申尚書省取旨推恩內應天府係
祖宗開基之地有三聖御容兩院宗室控扼東南為
襟粮道充要之處與其餘州軍事体不同所有元守
禦出戰官兵等特先次與轉一官資選人比類施行
仍令元統率及應天府長官開具保明申尚書省給
降付身一應吏部宗室注授恩例自有定法昨緣言
章論列遂同庶姓甚失惇叙之意可依舊法一應宗
室犯罪見鎖閉監管拘管人該遇今來赦宥並放逐
便宗子婦女見入道為尼願還族者听元有官封者
依舊一應宗室昨來預貢及得解之人並与推恩一
應宗室無官人依政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冊皇太
子赦與量試推恩一應外官宗室未有差遣及已授
三路差遣願別授者並令吏部不依名次先次注闕
近便差遣一應諸宮院屋宇近因拆毀致使宗室至
無處居止並許量口數多寡指占空閑官屋及寺院

居住一應宗室因金人取過軍前本房老幼無人養
贍或因逃避散居州縣以至失所在京委開封府在
外委守臣速行措置月給錢米無令失所不雷漏落
別聽候朝廷指揮一應宗室年幼未合出官與依見
之士在外非曾奉朝廷及大帥府指揮激於忠憤自
募勤王人兵未有統屬今未回稍定仰各將見管人
兵交付所至州縣主兵官訖出公據量帶人從前來
行在特與推恩一應官員因疾病陳乞致仕今已安
痊不以年限滿許召保官二員委保自陳特令再任
一應命官尋醫侍養並許召保注授一應恩澤補授
文孝並許依法召保注權入官一應合特奏名並與
免試內曾經六舉以上到省人與登仕郎五舉補京
助教四舉上州孝文兩舉諸州助教人願赴將來特
奏名殿試者亦聽雖試在下等不應出官人亦取旨
陞等推恩一新春合赴省試人昨緣道路艱阻復歸
本貫及有在京之人即未有取應之期令礼部檢會
故例取旨施行一應去年錫慶院試中武士未經推
恩人仰本部限一月開具等第姓名申尚書省一應
寺院宮觀有隔下撥放並許於所屬自陳保明申礼

部限三日給降其今歲乾龍節合撥放去處雖不曾
投進功德疏特與依例撥放試經者與額外添數一
次合試試一百人以下添一名二百人以上者兩名
三百人以上三名一應暴露遺骸無人識認者許在
寺院埋瘞每及一百人令所屬勘驗申礼部給度牒
一道一應自今官員犯罪若係贓私自合斷定更取
特旨斷如係公罪止令刑部大理寺斷定刑名施行
更不取特旨一應命官流配編管羈管人永不移放
逐便除名追降官資及勒停責授散官安置或終身
不齒放歸田里人等及永不收叙人並與叙元官落
職人與復舊職折資及降等差遣人與復本等差遣
合檢牽者刑部限三日檢牽其蔡京童貫王黼朱勔
李邦彦孟昌齡梁師成禪稹及其子孫皆誤国害民
之人更不收叙一應吳儲吳侔王寀劉昺等親屬前
未葉鋼約束指揮條具以聞停降諸色人等未經叙
用及永不收叙人並特與叙元職名已遷補者額外
收補一應編管移鄉人并永不移放者並放逐便沙
門島罪人不以年歲遠近並移鄉五百里州軍一應
命官公人軍人犯罪除名刑有特旨除名停替羈管
大理寺合斷刑名外一時特旨除名停替羈管編配

安置之類本不合坐罪者並與除落理元斷月日一
應特旨還俗僧道許自陳特與依舊為僧道令本州
出給公據一應禁軍犯踰濫情重依條並行隔下不
得遷補轉若經斷及五年不曾再犯候排轉日委所
屬勘會詣實特與轉行一應急脚馬遞鋪兵因金人
所至逃避散在諸處送遞角可專委本路提刑司疾
速措置招刺依旧擺鋪仍依時支給請受一應緣軍
興收置物至未曾支還價錢者並限十日支還一京
城圍閉日久商旅不行今道路方通理當優異其商
賈欲般販物貨上京者並經州縣自陳出給公據特
與免沿路稅錢力勝一應中外有文武才略出倫或
淹布衣或沉下僚內自禁從外至監司郡守廣行搜
訪各舉所知一名如舉得其人並行旌擢限十日內
薦舉仍以所舉人移文州縣以礼津遣赴行在一應
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所宜旌表以厚人倫事狀顯著
者仰長吏保明來上一應　祖宗以來赦內常程寬
恤事件及名山大川歷代帝王祭祀封爵等並檢會
施行於戲聖人何以加孝　朕每懷問寢之思天子
必有所先　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若時
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廷士當勇於報國左袒而為

劉氏人咸樂於愛君其一德而一心竚立功而立德
同俟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副我憂勤濟時康乂
中興記曰初命滕康草赦文或詆斥圍城士大夫有
憤怒意　上命耿延禧改定以進且云圍城士大夫
一切不問衆服　上有大度真寬仁聖主矣
朱勝非南都翊戴記曰　上幸南京登極勝非建言
受命中興宜築壇行礼北望　二聖寅受寶冊乃即
帝位因治壇於府東偏五月朔　上登壇受寶改元
建炎請以中興受命名壇載于祀典詔可之
遺史曰初　上在相州也閏月十四日夜夢淵聖令
盡解所服袍帶而以自所服者賜之望日上語延禧
世則群臣不敢對先是　太上皇帝將禪位解所服
排方玉帶賜　淵聖既　上出使河北　淵聖及解
以贐行　上在河北懷衛諸州甲狀皆為靖王或為
康王咸以紀年之號兩當之至是　始知靖之為文
立十二月也蓋淵聖立十二月而　上建大元帥府
遂即帝位矣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

炎興下帙二

起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庚寅盡五日甲午

黃潛善甲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院事即日押赴都堂治事

黃潛善制曰中書政事之本一新萬化之原賢者邦家之基茂建百王之典朕紹膺鴻緒綏御庶邦炎正中微国步孔棘興衰撥亂坐收三傑之功舍爵策勳進陟五臣之本具官某器資沉毅而足以任天下之重學問淵博而足以識古今之全蚤服采於禁塗

浸宣勞於外屏胡塵侵犯都邑震驚纏氛侵於九重
接腥羶於萬里主轅門而左袒倡義旅以南征問閭
百雞獨見松栢後凋之操險夷一致遂成桑陰不徙
之勳是用蔽于衾言擢升右省式慰沃心之望御名大
政之元爾惟不命其承以先王之典予其克邁乃訓
永底丕平
遺史曰中興之初黃潛善汪伯彥首為執政智者必
知二人無進攻之志矣
二日辛卯上 乾龍皇帝為慈淵聖皇帝
出萬夫沉謀有先物之幾居簡得鎮時之望參華延
閣出總藩符屬時訪落之謀實預扶衰之義肇開幕
府爰整師干豐邑故人莫重蕭曹之冠雲臺諸將獨
高寇鄧之勳是用順考貪言敢白 朕志擢司兵柄
進貳机庭幹予心膂之憂實賴腹肱之舊勝殘去殺
期臻奠枕之安保大定功共享銷兵之福往承茂渥
永底丕平
遺史曰中興之初黃潛善汪伯彥首為執政智者必
知二人無進攻之志矣
二日辛卯上 乾龍皇帝為慈淵聖皇帝

御劄勅內外文武臣僚等　朕比以乘輿播越宗廟
阽危迫於師言勉紹大業居軫晨昏之戀載深手足
之懷共惟　乾龍皇帝聰明憲天節儉由性子育加
於庶彙色養致於兩宮金人內侵四郊多壘乃遣單
車之使欲邀龍德之臨代親而行即日命駕繼而編
户困於金繒復再屈於虜營欲為民而請命沉幾淵
識外晦內明時方艱虞聖以遵養溥率萬邦之望徯
瞻八駿之歸雖道妙無名豈容刑之可及惟德施罔
極顧奉之敢忘爰奉徽稱用昭盛烈　乾龍皇帝宜
上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仍令所司擇日奉上冊寶
應合行典礼令礼官疾速討論以聞
遺史曰初淵聖即帝位以四月十三日誕辰為乾龍節
蓋乾坤之乾也詔到四方州郡有讀為乾濕之乾者
雖一字有兩音然乾濕之乾貼龍字非美意識者以
為不祥
元祐皇后為元祐太后
御劄敕內外文武臣僚等　朕惟德盛者報必隆屬
尊者禮宜備古之彝訓國有故常　元祐皇后制行
徽柔完心虛靜蚤儷極於永泰久玩道於瑤華庚辰
立后之文已嘗誕告丙午復號之旨未及布宣比者

戎騎內侵都城失守方二聖之遷播屬百辟之抗言
還御宮闈暫臨庶務洞達事機之變深惟宗社之安
踵遣使軺御名諭至意逮此纘圖之日亟頒歸政之書
功加于時奉協於義是用參稽衆志奉上尊稱冀茂
對於休辰以永綏於壽祉　元祐皇后冊為　元祐
太后仍令所司擇日奉上冊寶應合典礼令礼官疾
速討論以聞
元帥府限十日結局
詔責李邦彥等
詔曰作事貴於謀始自古不能去信苟乖此道亂所
由興李邦彥等皆靖康主和議之臣或料敵失宜自
成懦弱之勢或過聽誤事復忘備禦之方用起兵端
以誤國計　孝慈淵聖皇帝勤致宵旰庶圖治安謀
臣既未能慎初武服固難於善後興言及此罰其可
逃其李邦彥吳敏蔡懋李稅宇文虛中鄭望之李鄴
已下三省別往竄責播告中外咸使聞知
詔脩国史
詔曰朕遭家不競　二聖播遷單了一身義不得死
三事大夫群黎百姓戴宋惟舊用歸屬於眇躬　朕
欲身先士卒北首赴難咸曰宗廟之重不可一日乏

祀且將攝行国政竢時復辟則又曰天下之大不可
三月無君遜避無從百辟復至盖　祖宗德澤在人
固若膠漆天其或者崇降咎災以警惧我宋是用思
憲　祖宗之舊仰承天意庶或悔過以輯寧我家賚
及赤子嗚呼惟孝悌可以動天惟憂勤可以成務惟
恭儉可以富民惟兢廟諱可以保国惟大公可以悅人
惟至仁可以安衆惟耒讜論屏側言可以達聰惟近
正人遠寵倖可以成德惟守大信可以規遠圖惟有
常德可以立武事不弛不擾始終如一夙夜惕勵以
式禳不祥庶幾降鑒俾復　父母兄弟宗族　朕將謹

覩舊章不以手筆廢朝無不以内侍典兵權容受直言
雖有失當不如以罪謹聽断除苛刻抑末作去浮靡
斥声樂之好奉絶游畋之荒非奉典礼尚方無飾繡
繪非急繕治大匠無營土木非軍功無異賞非戎備
無僝工弗利于衆非衣服飲食皆可廢有宜于国雖
赴湯蹈火皆可為断之必行無或有二尚慮群臣狃
于故習有以奇巧獻有以祥瑞聞褒頌功德浸於道
謏諱隱過尤務在蒙蔽大臣蔽賢有牽非實臺諫懷
慝有言非公凡此之属必罰毋赦　朕臨御之始德
意未孚于上下用伸播告以敷　朕心茲言不食咸

聽毋忽

大元帥府一應將佐官吏卒伍自河北京東扈衛有勞較優劣等第來上當與推賞

諸路勤王之兵皆至行在

諸路勤王兵至行在於是王德初撥隸劉光世為右軍將官

郭京步至襄陽統制官張思政會兵擒而殺之

初郭京自京城奔走沿路稱撒豆為兵撒草為馬假幻惑衆聚兵二月至襄陽有三千餘下寨于海子頭京居于洞山寺欲冊立宗室為帝制置使錢蓋西京總管王襄及統制張思政等止之不從會有自京城逃遁來者具說京以妖術誤国京城不守事思政乘間會諸頭項兵襲京囚之至是欲以京赴行在半道為李孝忠所襲思政就轎以槍刺殺之

三日壬辰以張邦昌為太傅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議大事

汪伯彥建炎時政記曰是日早朝　上謂黃潛善汪伯彥曰何以處邦昌潛善曰邦昌稱名號罪在不貸為金人所逼脅念其不得已而從權金人既退專遣潘謹燾奏書繼遣謝克家歸宝璽及迎請　隆祐太

后帰于宮闈退居東府駿奔來朝惟陛下睿断處分
如何　上曰朕嘗與邦昌同奉使軍前小心畏慎不
幸逢此禍変雖不能死以盡節然遭変行權縁此宗
廟不隳社稷不壞一城生灵獲全肝腦金人才退齎
書赴愬帰宝来朝　朕既貸其初欲馭以王爵異時
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實具書報之曰奔国之人不忘
趙氏彼師不踰踵而天下勤王之兵皆左袒帰宋故
邦昌恐惕不待問罪幸保首領而及籍於　朕使金
人知天下之帰出於自然卿等以謂如何潛善伯彦
同對曰臣等謹奉以施行故有是命

命黄潛善等募忠信能專對之士奉使金國除作國書
外命張邦昌更作金人書早遣使人以行
宗澤徽猷閣待制知襄陽府耿延禧董耘高世則宮觀
兼侍讀黄潛善户部侍郎梁揚祖徽猷閣侍制淮南江
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兼提領措置茶塩楊淵王起之秦
百祥並除郎官趙子崧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
五日甲午耿南仲請老除觀文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
遺史曰先是　上在濟州群臣勸進議已定耿南仲
奏臣老拙幸得遭遇竭盡愚直唯靖康行遣蔡京廷
臣多翼蔽之終雖貶黜然蔡氏所引實繁有徒必不

利臣父子乞賜保全　上曰国家今日之事吾最痛
心其次門下侍郎父子耳使天下無事吾得居蕃衍
宅事父兄門下侍郎安享爵禄豈不為美今日不得
已吾即継大位豈不能保全一舊師傅乎師傅吾師
傳也且老矣月以数百千養一前朝老師傅直易耳
人言毀譽何足信至是南仲告老乃除觀文殿學士
提舉杭州洞霄宮奉聖旨耿南仲為孝慈淵聖皇帝
勸講官十有五年同朕在外歷艱难險阻及踰半歲
今以年老乞罷機政已從所請見今恩数人從可特
令依舊餘人不得援例

分劉浩丁順孔彦威王善等軍
上命劉浩丁順孔彦威王善各以所部人分為三等
軍人為一等百姓強壯無業可帰願充刺軍者為二
等老小怯弱不堪出戰人為一等仰各具見在人数
将上二等撥入五軍收管第三等給公據放令逐人
帰業除劉浩遥郡防禦使大名府鈐轄丁順遥郡防
禦使滄州鈐轄孔彦威遥郡防禦使東平府軫轄王
善人数少與轉秉義郎差濮州雷澤縣尉所有逐項
下使臣人兵功賞仰各具保明状申奏等第速與推
恩傳亮勤王人兵依劉浩等例分為五等亮除直祕

閣通判滑州趙子崧薦對改通判河南府

上韋賢妃尊號為宣和皇后

御劄敕內外文武臣僚等報德莫尚乎隆名謹化必先乎廣孝茲古今之通誼廼邦国之彝章賢妃聰明惠和淑柔淵懿冑于慶閥媲我親闈象服是宜淑則備於四教彤管有煒徽音冠于六宮誕毓眇身嗣紹大統念慈顏之在遠尚阻奉於晨昏顧令典之有稽宜亟崇於位號是用參稽衆志爰奉至稱肆張母道之尊歸安天下之養宜上尊號曰宣和皇后仍令所司擇日奉上冊寶

立嘉國夫人邢氏為皇后

制曰乾坤定位而萬物育日月遞照而四時行序人物之大端必資於婦順聽天下之內治莫尚乎家齊朕嗣守慶基肇臨寰寓茂建長秋之號爰居稽前代之文誕告外朝式孚群聽嘉國夫人邢氏洵美且異淑慎無違系出華宗夙啟曾沙之慶質金頒媛載著俔天之歌居自敕以箴圖動常資於保傅來嬪朱邸增輝皇家屬蘭馭之在行顧椒塗之虛次載念纘圖之始有懷內助之賢翟茀以朝竚來歸於京邑佩玉之儺將表正於宮庭登進名位之崇招示風化之首

於戲塗山翊夏克相神禹之功華国興周允資太似之德庶益受於福禄以永格於和平尚慎乃躬期協朕志可立為皇后

宣和皇后邢皇后在圍城中皆遭金遣請隨二帝北狩遥冊立也

詔李綱赴行在

勅李綱卿被遇兩朝延登四輔出專將鉞宣威久去於周行總治王畿申命已頒於召節屬　朕纘承之始遭時變故之餘經体贊元必賴股肱之旧弼拆衝厭難兼資廊廟之訏謨蔽自予衷延敷建號俾發揚於賢業以寅亮於天工式遄其歸虛心以待已除卿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詔書到日　卿可速疾發來赴闕

先是靖康圍城中以資政殿大學士大中大夫領開封府事召李綱綱率湖南義兵倍道前進至江寧府遇周德作亂使人招安撫定以周德赴勤王為名支散犒設悉會群賊于轉運司既而次第執去斬之周德聶旺皆凌遲處死江寧府乃定時已聞京師失守欲赴　大元帥府行次淮甸聞　二帝北狩知上即位于南京先遣人馳赴　行在上疏論議和之

非

炎興下帙三

起建炎元年五月五日甲午盡十四日癸卯

五日甲午内除麻制資政殿大學士太中大夫領開封府李綱除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制曰門下稽古建官莫先於論相用人惟已尤慎於得賢將宏濟於多艱盡考圖於舊德巨川之待舟楫茲惟暨於同心元首之賴股肱蓋相須而成體帝賴賚良弼國有寶臣肆延登於宰司用敷告於列位資政殿大學士太中大夫領開封府職事隴西縣開國

侑食邑八百户實食封一百户李綱器宏而道遠學
高而德方才兼文武之全識洞聖賢之蘊蚤紆宸睠
寖踐華塗歷事　上皇猷言有同於藥石被遇　淵
聖告猷丞貳於機衡神明扶其精神天下想其風采
頃暫釋於樞筦旋總户于上京久畱遐方殊拂輿望
顧予眇質獲纂丕圖整王綱於既壞之餘張國勢於
中微之際宜得碩輔共濟遠猷是用擢居右揆之崇
兼侍西臺之峻迺錫侯爵進陟文階衍以轅田陪之
圭賦併昭異數式勸具僚於戲周室中興山甫明庶
邦之若否唐朝再造子儀任一代之要危　朕欲經
營四方汝為　朕欲訓飭百工汝率惟長慮遠筭可
以弭難惟竭誠愛日可以圖功其尚弼予一人亦有
辭於永世可特授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
進封隴西郡開國侯食邑七百户食實封三百户主
者施行

朱勝非除中書舍人

翊戴記曰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師勝非為右司
員外郎數被命使軍前往來計事及張邦昌唱和議
質虜營乃請勝非行勝非中道上疏論邦昌懷姦不
忠必致誤国和議不可恃刼質不可信請大為將來

戰守之防又沿路得邦昌榜檄語涉怨望且挾虜勢
迫脅郡縣須索無厭悉以上聞臨出疆得旨召還時
朝廷議遣四道都副總管為八帥分制諸路以衛王
室除東道副都總管倍道之南都才到三日都總管
胡直孺提兵勤王竭本道錢穀甲兵以自隨所餘羸
卒僅三百人而食才支旬日強豪富室先已逃避既
而虜破直孺之師于襄邑挾直孺以寇應天府虜攻
南門矢石如雨以大車載芻藁縱火逼城闉酋長躍
馬來往指呼其間公命伏弩於要地伺之遂為效用
邵曇者射中酋目酋墜馬而死虜勢遂却經月不近

南門乃增陴浚湟益脩守備躬擐甲冑與士卒同食
飲夜宿城樓者凡數月徒步巡督率夜一周匝雖雨
雪泥淖未嘗肩輿虜柵城西北隅攻圍計百出度宜
應之虜不敢攻邦昌既僭竊遍為書抵諸路帥守一
日虜騎送其使至城下集官吏發緘訖械其使仍檄
書元帥府虜既不能犯南京遂安　大元帥進兵濟
州即日趨謁諸臣僚未有至者乃首建大議曰今
二聖北狩天人之心屬在殿下宜以時正位號係天
下望且曰南都　藝祖皇帝興王之地宗社神靈使
虜不能陷以為　大王受命之基請亟牽之以圖大

計遂牽南京登極　上即位之五日故有是命
楊惟忠加殿前都指揮使建武軍節度使
楊惟忠西蕃部落也從童貫有功靖康中為高陽關
路兵馬副總管　元帥府在東平也惟忠來以為都
統制及黃潛善張換高公輸辛彥宗王激皆領兵令
惟忠總之　上即位加殿前都指揮使建武軍節度使
六月乙未詣鴻慶宮恭謝
馬忠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河北經制使張換加通
侍大夫忻州觀察使河北制置使皆以兵出河北
朕惟兩河之民更百戰之後田野三時之務所至一
空祖宗七世之遺厥存無幾肆夙宵之軫念如冰炭
之交懷孰知拊循經遠之謀我有梟俊拆衝之士具
官馬忠幾能先物勇不顧身胄出名家得山西氣俗
之厚任更邊瓚知漠北封圻之詳昨逢多壘之艱屢
立扞城之纘雖已進秩未殫所長爰升統制之崇加
俾使權之重料百城之丁壯總以伍符提兩路之精
疆蒐其軍實兼收群力聿展壯猷上以迎　二聖之
還下以正四夷之守任吾之責時乃之休命馬忠將
所部大兵五千人號一萬人前去河北自恩冀州以
北取路過河趍河間府雄州以來追襲金人又命張

換將所部人兵五千人號一萬人前去與馬忠接濟
相為聲援
七日丙申薛廣張瓊以兵出河北
命薛廣將所部人兵三千人號六千人前去自閿
縣過河會合河北山寨義兵一萬人與廣接濟相為聲援
又命張瓊將所部人兵三千人號六千人前去自閿
德府西度會合水寨義兵一萬人與廣接濟相為聲援
劉下陝西諸路帥臣各招集人馬聚積粮斛以待朝廷
遣使前去措置恢復及劉西京翟興圍結本處義兵保
護陵寢
八日丁酉吕好問除尚書右丞
制曰富貴不足解憂方捶慕親之念孝悌施於有政
莫先同德之求朕以耿躬嗣承大統遺家不造禦
若淵氷雖三軍舉同左袒之心而二聖未返北轅
之役棠棣之華辭以歌忘原隰之求大隧之樂融
制曰富貴不足解憂方捶慕親之念孝悌施於有政
莫先同德之求朕以眇躬嗣承大統遺家不造禦
若淵氷雖三軍舉同左袒之心而二聖未返北轅
之役棠棣之華辭以歌忘原隰之求大隧之樂融
有待封人之薦具官某儒術之茂閎然日章信厚之
資老而彌篤倫陪甘泉法從之列實自靖康摠攬之
初從容片言綽有回天之力險夷一致益堅衛上之
忠肆圖邦命之新進摠文昌之轄倚老成如典刑之
重登世臣於故國之遺朕之肱股誼同休戚其念

兩宮戴天之義体予一人側席之思儻能遣侯公而說之必有御趙王而歸者亶惟百辟是佑則於永世有辭

秦湛回天録曰宣和七年女真遣盟約結連契丹燕人犯塞朝廷方講和好不以為虞事至非意故南至京師种師道宿將諳練兵事而大臣畏惧不能聽從既而用兵失策繼失太原時兵部尚書呂好問以諫官趣召呂公上言三十年造作妖禍今患難又至如此全在諸帥臣協力共濟豈可猶用前日恩倖及貴近親旧若因貸賂任使之人欲乞選擇改易又諸路諸州須令各爲之所使兵食可以自立萬一秋冬之間虜人再動不致誤事及召回劉韐等并河北民兵自定鎮至邢相傍太行山置五大寨以備衝突及應援沿邊諸州冬女真再寇指揮盡放回諸路所起勤王兵呂公乞於諸路已起人内選擇堪用之人就粮於尉氏咸平陳留東明四處若虜騎越河則以四色之兵列寨如連珠或五十里或三十里則置一寨以護都城使虜衆不能遽犯亦通四方音信又言防河須用宿將若外戚寧相親舊及省院使人之屬皆不可用又言防河之兵暴露日久慮其困乏不能對敵

令公河皆設堡陣又言太行山在懷澤之間最為要
害乞別委宿將專守險隘雖大軍進退自不相干宰
執堅不從至是又言今日諸處兵已不及在京見有
二十餘萬乞令六萬人於城外主寨以護城壁宰相
亦不從女真兵至都城之外壞詔 康王為兵馬大
元帥金人攻城甚急鼓噪之聲震動端門之前都城
失守御筆夜召公許戎服冒雪而騎兩快行親從介
而持刀以先遣 上欲幸襄鄧群臣多藏匿獨呂公
与宰相何桌及同樞密院孫公傅入侍既而不果行
上幸虜營晚命呂公入城撫慰軍民 上回自虜營
女真請遣使止諸路勤王兵呂公見宰執曰京城圍
閉日久諸處都無入援之人若更遣使降詔止絶則
自取困窮也宰執曰二帥堅要如此呂公曰可緩其
辭則忠義之人自晓矣兩遣使人須當慎擇庶不敗
國家大事宰執曰公何等語耶呂公曰某兩見如此
不敢不盡深恐後悔耳宰執曰自家在它重圍中如
何却待鬬氣呂公曰四方若有忠義之人統兵雲集
窃恐女真不敢猥厭 上再幸虜營命呂公等入城
撫諭翰林承旨吴幵入內都知李石若費粘罕斡离不
廢趙氏立異姓文字来及請 太上皇帝親王等於

是執政官及內侍從官集內東門皆號哭呂公曰自
虜圍京城張叔夜來援其後數日天下帥守無一人
至我孤彼強致有此禍計無所出但當率衆懇告耳
若其不從上皇出城亦未遲也李石出上手札呂公
曰如乃不得已而書也夜半亦不能決呂公曰諸公
功郎蔡安中門下省録事張師聰訪　康王大元帥
府親戚得韋淵蔣師愈魏養娘并諵夫人給使孫下
郭貴等求　大元帥所在及作蠟書偪陳內外之事
呂公凡謀事並夜間中庭不聞人声處方敢說話及
寫文書等與人謀議並使其子夜間雪中布衣芒屨
傳達意旨及定議呂公亦同雪夜間自往及見外戚
婦女等要約其實止一親吏道行雖門前使令皆不
知也呂公與監察御史吳綸馬伸張所文林郎吳結
閤門宣贊舍人吳革日夜密謀迎立興復或勸呂公
託疾不出呂公云今日實是某盡力之時將來事了
求閑未遲譬如人家遺火須犯煙塵去救若遠坐看
著焚燒都不管或有人救滅便爭功若燒盡時一
齊散去則何用世臣也上請者或於尚書省中謂

上為廢帝公怒形於色曰聖主全德天下歸仁何嘗
廢乎其人曰盍称乾龍皇帝乎公曰亦非也君父位
號豈可擅改一坐聳服公密令做造　祖宗神主易
廟中所列而藏之以虞虜取公以己俸錢一月開啟
乾龍節道場於景德寺寶勝永慶院時公權領門下
省但書尚書御仍蒞舊職諸公誚之公曰受命於上
不可易也有請改年號者公力爭之有移文必去年
號公不能止但自行文字必称靖康二年邦昌欲出
別三帥公曰萬一三帥要留人防衛相公何以處之
邦昌曰莫無此公曰不可不預為之備今若留人在
城裏令居民不聊生若在城外四方道路断絕設若
使他恣縱相公敢治他否邦昌曰此說是也粘罕果
存留鐵騎五千邦昌力辭次日又使高慶裔王萬來
說留人防衛等事公曰南北異道恐北人不諳水土
或不依南朝法則却致驚擾慶裔曰留一孛堇在此
處也可公曰孛堇貴人豈敢煩他況南地夏熱或有
疾病則南朝負罪深也慶裔曰甚好況只在河北急
要人飛一騎來說即時遣去應付是日女真軍行公
曰過一日已晚脫城外推尊策立則奈何邦昌曰彭
寵之事安保其無舜徒所謂愛人以德也或謂公曰

若金人回戈公豈能遏他不若且更待一年半歲則
上下穩便公曰女真絆合諸蕃皆廖獲金王子女而
去必無回戈之理若有回戈之事其固不可遏但道
理如此儻懼於禍則是死宗廟社稷也處死有名萬
一京城軍有變吾輩爲他殘殺則死得不好雖懷忠
義之心何處告愬四月八日公之子自陳州至濟州
行在見 大元帥大元帥曰尊先公有帛書來令左
右閤子中書袋內取出以示公之子故其後南京特
降親札稱呂某昨邦昌僭號之初即募人賫帛書具
道京城內外之事金人勸進退又遣人勸進臣僚所不
知付尚書省行下照會公至南京故有是命
黃潛善汪伯彥御營使汪伯彥御營副使范訥京城留守
溥京城副留守
放散諸路兵多有散而爲盜賊者
十日己亥路允迪爲京城撫諭使耿延禧爲京城撫諭副使
上曰京城士庶自金人退師人情未安差官撫諭黃
潛善對欲差路允迪耿延禧 上之信臣遣至京師
可也故有是命
大元帥府結局
幕府官僚五軍將佐應扈衛過河至應天府軍兵並

與等第推恩

批答許份乞牽楊州狀

奉勅許份申份與衆熟議皆以為楊州之地控帶江淮城壁新修乞決定至計即日御衆治兵廣陵事具悉淮海故區下控南服統臨一道實自本朝卿以侍從之近臣應蕃宣之重寄志存王室深惟国步之艱利究公家繼上時巡之屬方勤於北顧難遽議於東遷言念忠誠不忘嘉嘆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先是楊州許份於四月末間有狀申　大元帥府乞駐師楊州狀曰恭以　国家　祖宗功德澤被天下上皇臨御二十六年遜位　嗣君繼膺丕業克勤克儉至德罔愆伏自即位以来未嘗暇逸再歲金賊犯順一旦事出非常　二聖播遷萬方積憊凡在臣子如失父母痛心疾首無地措身重念　大王獨留於外天意人事理实有歸份等竊謂神器难以久曠輿論豈宜屢抑伏望　大王決定至計早登天位以副二聖顧托之意安億兆願戴之心且以京師新破北顧可慮濟鄆二郡與寇為鄰南京雖號興王之邦而胡騎屢至亦非息師之所唯楊州號古都會前江後淮險固可恃四方水陸此得其中如之合郡僚吏下

至閭里細民延望維日為歲份等誠願　大王俯從
人欲駐蹕於茲誕頒條詔綏清寰宇又況地距河朔
不為甚遠可以時遣使問　二聖興居治兵養士圖
迎銮駕若乃繕治宮室百司與夫儲蓄軍民粮餉之
事份等悉力可畢集份等恨以職守不獲躬詣王庭
但切瞻望激切拳〻之至

金人寇瀛州

十四日癸卯詔罷天申節上壽

朕承　祖宗遺澤獲托于士民之上求所以扶持危
顛之道未知攸濟念　二聖之銮輿在遠萬民失業
將士暴露百官有司靡所底寧夙夜痛悼戕廢寢食
儻可以復　二聖而保生靈　朕不愛身敢自豐殖
以重國　禍況以眇躬之故聞樂飲酒以自為樂乎
非惟深拂　朕志實增感於　朕心所有將來天申
節百官上壽常礼可罷當体　朕意毋復有請

姚平仲召赴行在

制曰漢室備胡復魏尚雲中之守秦人禦晉赦孟明
殽函之奔與其選衆而收新進之材孰若棄瑕而收
新進責老成之效具官某稟資沉鷙事上朴忠昨緣
外侮之侵嘗畀中權之任乃恃戎昭之果靡遵廟勝

之謀坐此逾年隱於亡命肆　朕纂圖之始求時敵
愾之良議者皆言汝為可用執干戈而衛社稷方急
壯猶聽鼓鼙而思將臣宜頒異數爰復州團之秩俾
趍嶽狩之朝庶分北顧之憂尚救東隅之失勉圖而
績用副朕懷可復吉州團練使所在出榜召赴行在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

炎興下帙四

起建炎元年五月十六日
乙巳盡六月二日庚申

十六日乙巳京東轉運判官閭丘陞責授濮州團練副
使封州安置

制士大夫所嚴者名分朝廷所恃者紀綱儻於擾攘未
定之間即為專轍自便之計国於何有意則可知爾
初無他長專喜自用比以人材之乏畀之一路之權
所冀興師以時赴援而躊躇四顧偃蹇不前逮吾幕
府之開首戾轅門之令福威在己行止肆情凡今臺

劾之所陳皆昔道塗之親見其鐫寵秩投畀要荒尚
堅循省之心無負生全之賜
顯謨閣直學士知東平府盧益落職宮觀
朕惟國家有天下幾二百年所恃以安存者係中外
士大夫相與維持之力一旦事出倉卒宗社阽危而
四方藩臣赴援者無幾　朕甚傷之具官某初無他
長早服顯仕光被累朝之眷進登常伯之尊知人臣
有見危致命之忠在方面有振旅勤王之義而丁寧
靡顧酣飲自如逮予踐祚之初巧作謀身之計近臣
如此謂疏遠何其鐫延閣之資往食真祠之祿茲為
寬典無重後愆
金人陷河中府知軍府事郝仲連被殺
十七日丙午天章閣待制知同州唐重上書
臣於今月十七日恭奉初一日　皇帝登寶位赦書
望闕宣讀人人感槩流涕當國步艱難之際忽聞詔
旨以定神器宗廟社稷不失祭祀四海生灵不忘舊
戴誠千萬世之幸累日祗誦細繹詞旨其中有云紹
祖宗垂創之基懷父兄播遷之難卒章云伺候　兩
宮之複終圖萬世之安其言哀痛深切泣血銘心推
原德意而施行之惟恐奉詔不勤不敏以辜新政若

若廢神霄朝拜罷常平給散限外印契額外撥放逋
僧還俗者給據商賈販者免稅如此等事於朝政非
大安危也於國体非大利害也於人情非大体戚也
陛下制詔之意欲紹 祖宗垂創之基必思所以救難之方此
復之策既懷父兄播遷之難必思所以救難之方此
乃大安危也大利害也大体戚也誠天下之大計也
然 祖宗垂裕之基以京師為根本以兩河為股肱
金人一舉而入 兩宮當被髮纓
以為興復之策者何如也 陛下以 太上皇為父
以嗣君皇帝為兄金人再犯京闕則根本搖長驅兩河則股肱病矣所
冠而往救之矣為救難者何如也自古夷狄之侵中
国未有如此之酷然其吞噬之欲尚未厭也其憑陵
之勢尚未已也前日致寇之因 陛下嘗通知之乎
今日禦寇之術 陛下亦熟計之乎既不知已而又
不知彼者必殆既不能強而又不能弱者必危 陛
下度彼已之實則知所以自治矣察強弱之理則得
所以常勝矣此天下之大計也 陛下所以興大計
天下者固以素定非臣所得而擬議也然以今日之
務有四而其利甚博大患有五而其禍不可勝言臣
為 陛下舉其畧而試陳之定都関中據山河百二

之勢以植根本之地所以杜瓜分之漸也建牧大藩
重宗子維城之計以固盤石之基所以救屏辭之失
也通夏国之好而守吾旧疆所以講好息民也立隋
唐之後而封以故地所以興滅繼絶也此四者千万
世之大利也雖千萬言而莫宪豈非今日之急務乎
朝綱委靡而不振故士大夫相習而誕謾欲歛此者
莫先於登用忠直軍政敗壞而不拿故將兵相扇而奔
潰欲救此者莫先於大正賞刑国用竭矣而利源又
失欲救此者莫先於選將漕之臣民心離矣而調發
方興欲救此者莫先擇循良之吏此五者非天下之
通患乎今日之務有四而其利甚博大患有五而其
禍不可勝言皆詔旨之所及臣愚不忍緘默以苟容
敢竭愚而妄有陳焉天下之大計議不旋踵而投機
之會間不容髮　陛下獨斷而早圖之以啟中興之
運而成再造之功則　祖宗垂創之基於此可紹而
兩宮播遷之雠於此可復矣此誠天下之大計也臣
暴叨諫省屢陳致寇之因坐是斥逐承乏守土累上
禦戎之畧言皆有証頃者聞　陛下以大元帥之節

戡定国難臣嘗具劄子陳述三策乞移関中以符衆
望臣區〻之愚已陳其梗槩矣茲者恭承詔旨許臣
庶詳其利害陳述語言詆訐亦不加罪以此見　陛
下誠有聽言之意首開求言之路有君如此其忍負
之臣戇愚徇国不識忌諱敢肆危言以塞明詔進退
存亡之哉臣於此卜焉　陛下不以臣愚不肖許赴
行在得方寸地以披露肝胆庶哉或補於經綸之萬
一臣之願也臣非為身謀也実為天下国家計也惟
陛下裁幸
二十一日庚戌資政殿學士王襄趙野並落職責授太
中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居住
臣寮上言一旦虜人再寇唯張叔夜自南陽引兵直
趨京城精忠挺然胡直孺身冒矢石竭節前進雖敗
被執其志可憫惟王襄趙野顧望徘徊迂路頓兵曠
日持久無赴難之意襄總西道及自洛陽引兵赴鄧
州却行南道野總北道反自大名引兵趨廣濟軍州
南京却行東道又襄起兵之日金人已逼洛陽既不
能直趨京城以救君父之急又不肯駐軍洛陽以庇
一方之民其領兵而南也洛陽已陷又趨鄧州逡巡
遇賊復回其軍潰散被害甚廣及聞　陛下嗣有神

器即收拾瘦羸旋爲迎鑾之計至於趙野其罪尤著
所至縱兵大畧至廣濟軍悉爲兵擁進及单州皆被
殘破又至南京每日遣兵卒計刼民財風声四出滄
濟州皆野所未到百姓夙夜惴慄惟恐野軍之來凡
野所過民居惟存墻屋而已百姓怨恨皆於壁上題
云趙相公殘破去處所在遍滿夫設總管本以禦盜
而野居其位反以爲盜此不可赦以懲戒來者奉
聖旨王襄趙野並責授太中大夫祕書少監襄分司
北京襄陽府居住野分司西京青州居住
制曰忘身狥國者臣子之忠賞勉罰偷者朝廷之柄
矧在艱危之際尤先總覈之公具官某早被眷知與
聞機政昨屬裔夷之擾大分方面之權俾各專征靡
從中覆列諸屯之卒乘將內屏於京師庶值風塵即
趍郊甸豈有兩君之在野略無一騎之入関故敢迂
途以爲遁計既無以上紓国难復不能畱庇居民公
縱褊裨肆爲盜賊逮　朕纂承之始務昭含貸之仁
如汝等倫置而不問然人言荐至公論靡容其分務
於別都用少伸於邦憲以懲不格以警無良尚深循
省之思無重悔尤之積
李孝忠陷襄陽府安撫使黃叔敖棄城走落戢降兩官

官與監當差遣

李孝宗者京師百司健兒也都城陷李孝忠隨衆奔竄出萬勝門得脱走京西沁路聚衆有義兄弟十人而姓李者皆立名連孝字孝忠為首又有孝義孝成孝信凡八人第九人乃張世也以申冠襄陽府京西安撫使黃叔敖棄城走孝忠自南門入城肆焚刼虜子女驅強壯為軍遂據其城而不去議者請罪叔敖棄城之罪故有是命權於平日遴帥臣之選付千里朕惟国家分方面之權於平日遴帥臣之選付千里兵民之寄叢列城節制之威亦唯事出於非常則當效死而不去矧襄陽都會之地實漢晉用兵之郊方慮憑陵恃為屏蔽豈有潰池之内侮邊捐城守以出奔坐使旄倪皆為奠肉迹其致禍安所逃誅念更肇造之恩姑置惟輕之典削奪名寵斥之冗官往思民窮痛自懲艾

翁彥国以賦斂被罪

翁彥国暴賦橫斂致亂東南其黨吴昉為其腹心助其虐得轉運判官物論沸騰而莫敢言其罪人無聊生至有擊登聞鼓以訴者上始知而亟罷二人且降詔引咎以慰其民寧相李綱以姻黨昵彥国庇之

至貼改詔書獨罪昉而不及彥国中書舍人朱勝非
言舍渠魁而責支黨臣愚所未諭也於是卒正彥國罪
孫傅張叔夜遥授觀文殿大學士
李若水贈觀文殿學士
勅故吏部侍郎李若水亡身殉國之死不惧忠義之
命無與比倫達于　朕聞為之流涕可特贈觀文殿
學士與子孫恩澤五人賜銀絹五百疋兩
耿南仲落觀文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
制曰　兵家之筭所責伐謀廊廟之臣豈容誤国儻
或信常談於紙上不知墮黠虜之計中苟偷歲月之
安馴致國家之禍人言荐至邦法可逃具官耿南仲
頃預政機遠當邊警朝廷可否惟予舊孝之譁天下
安危恃爾老成之重謂當決淝水之戰乃專主平凉
之盟坐使中原幾為左衽朕痛夫　二聖之狩考昔
者群臣之言誰致亂階汝為戎首姑鐫祕殿之秩以
正具官之誅尚省厥躬毋忘予戒臣僚言南仲專主
謀和之罪故有是命
二十五日甲寅邵溥落職京東小郡
制曰臣子事君當守險夷之一節國家多难豈容顧
避之兩端具官某服在禁途久更器使昨抗章而請

觀既優詔以俯從聞有出疆之行乃為擇地之計懷
諼如此為爾悵然其亟解於近班用黜臨於小郡茲
為寬宥毋廢省循

二十八日丁巳遣使撫諭諸路

上謂黃潛善汪伯彥曰金人肆毒中国生靈塗炭朕
不得已而徇天下之情　二聖北去繼序雪恥所以
追奉鑾輿者必思所以安人心求所以安人心者必
求所以去民瘼比雖下詔多方凡經殘破州縣優加
循恤若未盡也可遣使諸路撫諭及詔川陝成都京
兆府京西襄鄧州荊湖潭州荊南府江寧府揚州仰
逐漕臣積聚錢粮帥守脩治城壘宮室官舍以備時
巡省觀風俗仍令務從儉約勿致搔擾三省樞密院
奉以施行

解州民邵興據神稷山屢與金人戰大破其軍

邵興字晉卿解州安邑人也靖康金人犯晉絳興因
起兵為盜人呼為邵大伯據解州神稷山屢與金人
戰金人執其弟翼以招之興不顧其弟飲泣死戰大
破金人之軍

六月一日己未朔詔張邦昌一月兩赴都堂

詔曰張邦昌知哉達變勳在社稷　朕尋諸論道之

地寵以王爵欲與日引同朝共理萬物而避嫌
雅志莫奪朕以崇德報功憫勞以事而養民報国
實賴圖回雖已斬未車宣赴都堂治事未極褒崇之
典考祖宗故實惟元祐間文彦博以累朝勳德禮
絕群臣一月兩赴都堂平章重事最為異數今邢昌
已降指揮參決大政屬望尤重可依文彦博一月兩
赴都堂仍不限時刻出省急速大政許執宰同就等
商議以稱朕優假荷賴之意初邢昌累請退不許
乃降是詔
新除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綱至南京行在
是日李綱到南京行在有旨宣召綱當晚赴內殿起
居奏曰臣未至行在十里聞御史中丞顏岐封示論
臣章疏大意謂張邦昌為金人所喜更宜增重其礼
臣為金人之所不喜宜置之閑地不當為相如臣愚
憃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為其所惡然岐之
論臣謂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為金人所惡不當
為相則不可臣愚不知金人與趙為仇敵所其喜者
為趙氏耶其所惡者為趙氏耶且為趙氏之臣而金
人喜之必有以得其心者而反可以為相自古賣
國以與人者皆忠臣矣今 陛下斷自淵衷特遵用

臣而外廷之論如此臣豈敢當此任願乞身以歸田
至於　陛下命相於金人所喜所惡之間更望聖慮
有以審處　上宣諭曰朕告之以如岐嘗有此言朕之
朕之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者岐無辭而退此不足
恤遣御藥邵永章宣押赴都堂治事
二日庚申李綱進劄子論十事
其一議国是其二議巡幸大略謂車駕當一到京師
見宗廟慰都人之心必權時之宜為巡幸之計以天
下形勢觀之関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宜詔
有司預為之備其三議赦令大略謂　祖宗登極赦
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一切以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
如赦惡逆選人情資責降罪廢盡復官職智沒濫不
可行謂當改正以法　祖宗其四議僭逆大罪為張
建號身處宮禁南面以朝其後勤王之師集迫不得
已乃始奉迎朝廷尊崇之為三公其王參與大政非
是宜正典刑垂戒萬世其五議偽命大罪謂国家更
太変故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奉賊受偽官屈膝於其
廷者不可勝数昔肅宗平賊而汙偽命者以六等定
罪今宜倣之以勵士風其六議戦大罪謂軍政久廢

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其七議守大畧謂賊情狡獪勢須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其八議本政大畧崇觀以來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其九議久任大畧謂靖康間進退大臣衆多而太速功効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其十議修德大畧以感天人之心致中興之業得旨皆畱搨上候詳觀有當施行者降出是日降出議国是巡幸赦令戰守五劄子餘皆畱中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

炎興下帙五

起建炎元年六月二日庚申尽四日壬戌

綱議國是奏劄曰臣竊以和戰守三者一理也雖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弗能戰也則何以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然後其和可保不務戰守之計惟信講和之說則國勢益卑制禽於敵無以自立矣景德中契丹入寇罷遠幸之謀決親征之策損金幣三十萬而和約成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賴其利則和戰守三者皆得也靖康之春粗得

守策而割三鎮之地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懲
劾寨小衂而不戰於和與戰兩失之其冬金人再寇
畿甸朝廷以春初固守為然而不知時事之異膠柱
鼓瑟初無變通之謀內之不能撫循士卒以死捍賊
外之不能通達號令以督援兵金人既登城矣猶降
和議之詔以阻四方勤王之師使虜得逞其欲凡都
城玉帛子女重寶圖籍儀衛輦輅工百技藝悉索取
之次第遣行及其終也却質二聖巡幸沙漠東宮
親王六宮戚屬宗室之家尽驅以行因逼臣僚姚姓
建號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者是靖康

之冬并守策失之而弃為和議之所誤也天祚有宋
必將有主故使陛下脫身危城之中摠師大河之
外入繼大統以有神器然以今日國勢揆之靖康之
初其不相若遠甚則朝廷所以捍患禦侮教寧萬邦
者於和戰守當何所從而可也臣愚雖不足以知朝
廷國論大体然竊恐猶以和議為然也何哉二聖
播遷陛下父兄況于虜庭議者必以謂非和則將
速二聖之患而虧陛下孝友之德故不得不和
臣竊以謂不然昔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皐間太
公為羽軍所得其危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厲羽不

敢害而卒歸太公則不顧而戰者乃所以歸太公之
術也晉惠公為秦所執呂郤欲謀立子圉以靖國人其
言曰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
者懼庶有益乎秦不敢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恤敵
國而自治者乃所以歸惠公之術也今有盜賊於此
劫質主人以兵威臨之則必不敢加害以畢辭求之
則所索彌多往往有不可測之理何則彼為利謀陵
懦畏強而初惻隱之心故也今 二聖之在虜廷莫
知安否之審國臣子之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析其
意又將墮其計中以和議為信然彼必曰割某地以
遺我得金銀若干則可不然 二聖之禍且將不測
不予之是 陛下之忘父兄也予之則所求無厭雖
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天下之財用山河財用有尽而
金人之欲無窮少有釁端則所予者其功尽廢遂當
拱手以聽其命而已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歲交戰
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又求釁以戰卒滅丹契
今又以和議惑中國至於破中都滅宗社易姓建
號其不道如此而朝廷猶以和議為然是將以天下
畀之敵國而後已臣愚竊以為過矣為今計若若一
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而戰議姑俟於可為之時

何哉既彼背盟而劫質地不可復予惟以二聖在其國中不可用兵俟其入寇則多方以禦之而攻城破邑徐議收復建藩鎮於河北河東之地置元帥府要郡於沿河江淮之南治城壁修器械教水軍習車戰凡捍禦之術種種具備使進無鈔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時有出沒必不能深入而憑陵三數年間生養休息軍政益修士氣漸振將帥得人車甲備具然後可議大舉振天聲以討之報不共戴天之讐以雪振古所無之恥彼知中國能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兇而二聖保萬壽之休亦將悔禍畏威而釐

興有可還之理儻捨此策益割要害之地奉金幣以亨之是倒持太阿以其柄授人借寇兵資粮盜也前日既信其詐謀以破国矣今又欲蹈覆車之轍以破天下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強弱有常勢弱者不可不服於強者越王勾踐畢身重賂以事吳而後卒報其讎今中国事勢弱矣盍以勾踐為法畢身重賂以事庶幾可以免一時之禍而成將来之志臣以謂不然夫吳伐越勾踐以甲楯三百棲於會稽遣使以行成而吳許之當是時吳無吞越之志故勾踐得以畢身厚賂以成其謀枕戈嘗膽以勵其志而卒報吳今怨

金人之於国家如何哉上自　二聖東宮下逮宗室之係於屬籍者悉驅之以行而　陛下之在河北遣使降偽詔以求之如是其慁也豈復有恩於趙氏哉雖畢身至於奉藩稱臣孱賂之彼亦未足為德也必至於混一區宇而後已然則今日之事法勾踐嘗膽枕戈之志則可法勾踐畢身孱賂之謀則不可固有似之而非者正謂此也然則今為朝廷計當歲時遣使以問　二聖之起居極所以崇奉之者於國金我不加兵而待其未寇則嚴守禦以備之練兵選將一新軍律俟吾国勢既強然後可以興師數請有此武功以俟將来此最今日之上策也古語有之曰顧與諸君其共定国是夫国是定然後設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謀下無趑向之惑天下之事不难拳也靖康之間唯其国是不定而且和且戰議論紛然致有今日之禍則今日之所當監者不在靖康乎臣故敢陳和戰守三說以献伏願　陛下斷自淵衷以天下為度而定国是則中之功可期矣　上大喜付史館中書省遵守

粘罕由河東歸至雲中幹离不由河北歸至燕山三日辛酉李綱録奏議張邦昌僭逆及受偽命臣僚乞

早降處分

李綱傳信録曰是日李綱奏曰臣愚瞽輒以管見十事仰瀆天聽已蒙聖慈施行五事如議本政久任脩德三事無可施行自應晉中所有議張邦昌僭逆及受偽命臣僚二事皆今日刑政之大者乞早降處分上宣諭曰朝政中有與卿議不同者更俟款曲商量臣奏曰邦昌僭逆之迹顯然明白無疑者天下皆謂邦昌處廣中歲餘厚結廣酋得其歡心攻破都城遷二聖東宮尽取親王宗室以行邦昌蓋與其謀此固不可知然邦昌當通君朝在政府者幾十年渊聖即位首擢為相奉使廣中方国家禍難之時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所以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廣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邦昌方且以為得計偃然當之正位號宮禁者月有餘日廣騎既退四方勤王之師集邦昌擅降偽詔以止之又遣郎官分使趙野翁彦国等皆齎空名告數百道以行治勤王之師日進邦昌知天下之不與也不得已乃議奉迎邦昌僭竊本末如此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況邦昌已僭竊罪宜如何陛下欲建中興之業當自正朝廷始而尊崇僭逆之臣為三公真王參與国政何以示

四方執政中有議論不同者乞降旨宣詔臣得與之
廷辯如臣理屈豈敢復言　上許之乃令小黃門徑
就幕次宣召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　上語之
故潛然善刀主之詰難數四方屈服然猶持在遠不
若在近之說臣曰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有借使
呂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如何好問曰邦昌
竊僭位號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　陛下裁處又引
德宗幸奉天不挾朱泚後以為悔以附會潛善不若
在近之說臣曰呂好問之言首鼠兩端且援朱泚以
為例非是方德宗之狩奉天朱泚蓋未反也姜公輔
以其得逆軍之心恐資以為變請挾以行德宗不聽
而其後果然今邦昌已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
路指目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　陛下必
欲用邦昌某罷臣勿以為相無不可者　上宣諭曰
俟降出御劄子來日將上取旨
四日壬戌詔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
臣僚上言節義者天下之大閑僭逆者臣子之極惡
春秋之義人臣無將而必誅況已僭位號為天下之
所憤怒者哉謹按張邦昌被遇　道君之朝久參機

政際會清康之日擢剋宰司資其重臣奉使虜帳初
無忠義体国之但有諜俟保身之謀去中国以踰年
從胡騎以偕至乃二聖播遷之日無一言營救之
忠憑恃金人盜據神器国危而資之以為利君辱而
攘之以為榮竊有乘輿安處宮禁降旨以行其僭僉
南面以朝其偽臣易姓建邦三十餘日迨金人之既
退方降赦以收回考其四日之守書猶援周朝之故
事指瑤華為宋后豈有意於趙孤逆計顯然文飾詎
掩逮知　陛下總師於外天人所歸乃始退還舊班
遣使迎奉今乃冒處王爵主大政挫有褒崇以罪為
功臣所未諭今其黨與尚布朝列秋高馬肥虜騎猖
獗邦昌挾借其勢　陛下不得而制之中夜以思不
寒而慄伏望　陛下斷以英哲察其罪惡早正典刑
而肆諸市朝以慰四方忠臣義士之心以為萬世亂
臣賊子之戒六月四日奉　聖旨張邦昌僭逆理合
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與貸免責授昭化軍
節度副使潭州安置仍令監司守臣常切覺察月具
存亡申尚書省劄付應天府差官伴送至府界関報
前路官司州軍巡尉各令互相関牒施行
劄曰以死償節者臣子之宜求生害仁者聖人所嫉

儻或志存於軀命則將義薄於君親具官張邪昌身
受国恩位登宰輔方宗社有非常之変乃人臣思自
盡之時而不能抗虎狼強暴之威徒為萑苻偷生之
計陷於大悪所不忍言雖天奪其衷生愚至此然君
異於器代贋可乎宜大正於典刑用肅清於名分尚
以本縣於迫脅惻然姑示於矜容黜授散官竄投荒
服其体好生之德毋忘自訟之心
中興姓氏録叛逆傳曰張邪昌字彦能元符三年以
甲科登第累遷工部尚書使于高麗國還高麗國王
死國人重中国之使權立邪昌為國王後詔還之宣
和初為尚書左丞三年遷中書侍郎嘗与童貫議事
面折其短士論美之六年貫再領軍往謀取燕邪昌
建議止其行猜康初除少宰俄除太宰隨康王使于
金国軍前及　康王還京継隨粛王入金国金人多
喜之及金人陷京師欲臧趙氏取邪昌至京城外京
城留守王時雍等迎合金人之意請立邪昌為帝金
人粘罕命邪昌入京百官軍民迎拜於南薫門内邪
昌入居尚書省令廳百官軍民會議於尚書省時雍
榜曰大金已定册立張邪昌太宰有異議者夷三族
軍民唯唯時雍同徐秉哲呂好問入見邪昌曰金人

己巳趙氏欲冊太宰為君三日不立將夷宗廟生靈
邦昌曰身為宋臣豈慕逆耶有死而已時雍芽強之
邦昌引刀自裁衆人奪之次日時雍芽又逼請邦昌
僭位金人遣使来促即位之期又遣蕭慶来冊立邦
昌僭即位于京師詔書稱手書聖旨稱面旨金人有
取赴軍前者先奏然後邦昌懇金人取還馮澥郭仲
荀胡直孺等赦天下死罪已下改國號楚以王時雍
為太宰徐秉哲為少宰李回路允迪知樞密院呂好
問門下侍郎吴傳吴幵同知樞密院及金人退師邦
昌即冊哲宗孟后為太宋皇后俄又請垂簾聽政邦
昌復為太宰聞天下兵馬大元帥　康王將至南京
邦昌上書以自明又遣謝克家奉上玉璽又至應天
府未迎　王即位加邦昌太傅同安郡王五日一赴
都堂參議大事及李綱為相建議宜誅邦昌以戒臣
下臣僚亦言其僭乃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
置賜死時年四十七先是崇寧間望氣者云景州阜
城縣有天子氣甚明會開河于邑斷其王氣其後邦
昌與劉豫僭位皆阜城人也
僞楚録曰張邦昌僭位凡三十有三日是時圍城中
士大夫或受邦昌僞命或為邦昌利誘故記事委為

邦昌杖拭者謂邦昌以金人迫脅姑從權以安宗社
每不敢有僭逆意蓋邦昌竊位之初未知人心向背
故繆為畏避改聖旨為白旨易詔旨為手書姑安衆
情其後布寬恤事件以救人心慰撫大率獨享以收
士譽至出驛廩首則安然用天子法駕所過設香案
百官望塵起居並如故事矣如金人四月一日退師
之後邦昌尚分衛兵閉守都城文移中削去靖康年
號置脩城司專委侍郎邵溥提領脩飾樓櫓方且肆
赦天下止勤王之師與外路守帥書札皆斥其名仍
令國寶掖藝祖立周太后改事冊　隆祐太后為宋
太后又皆金人退師後見諸行事著其僭逆之迹昭
然雖邦昌亦不能文也後見諸路勤王之師輻湊臺
諫交章以陳禍福知中外之情不附又家屬拘縶廬
州方議遣使　康邸繼請　隆祐垂簾聽政始就
臣位若謂復辟非邦昌之本心也

李綱建炎時政記曰東京留守司鞫治華陰靖恭夫
人李氏公事初張邦昌既僭竊居福寧殿李氏奉之
特以果實為獻邦昌亦厚荅之遂以養女陳氏侍邦
昌寢其後邦昌欲退歸府第因其姊入禁中乃留親
隨人易陳氏以出邦昌出禁李氏送至內東門有語

指斥乘輿　上聞之命晉守臣同御藥院於內東門
推治李氏款服具言邢昌用乘輿服御及陳氏奉
上宣諭曰邢昌敢居宮禁寢褻私宮人可以見其
情狀有旨李氏決脊降配軍營務下名為妻
秀水閑居錄曰張邢昌以中書舍人使高麗至明州
謁海神廟夜夢神告曰他日當為中國侍即但不可
為東國大夫後十餘年累拜小鳳靖康改元金虜犯
闕正月九日拜右相後兩日出質於虜營與之俱回
燕山次年都城失守虜人立為偽楚
吳曾漫錄云張邢昌知汝州一日百姓下狀有曰伏
乞上命指揮者邦昌以非人臣所敢當繫其人於獄
自劾待罪朝廷但以不應為杖其人邦昌無罪可待
後僭竊其黨有援此以為開國之祥吁可怪哉
又論受偽命臣僚傳信錄曰是日進呈論偽命臣僚
上宣諭曰国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因以為
利如王及之坐蕃衍宅門詬詈諸王余大均誘取宮
嬪以為妾卿知之否臣奏曰自崇觀以来朝廷不復
惇尚名節故士夫鮮廉寡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
禍視兩宮播遷如路人然罕有人伏節死義者在內
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国死節顯著餘未有聞願詔

京畿諸路詢訪優加贈恤如王及之余大均朝廷見付御史臺推鞫必得其實臣聞方金人欲廢趙氏立張邦昌令吳幵莫儔傳道意旨往返數四京師人謂之提疾鬼王時雍徐秉哲奉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令居民保甲不得容隱以衣袂聯屬以往若囚繫然其後迫　道君東宮后妃親王出郊皆臣子之所不忍言又受偽命皆為執政此四人者宜為首　上以詢呂好問而好問以為有之得旨皆散官安置以次謫降內王及之余大均周懿文胡思陳冲等並令御史臺疾速取勘候案到日取旨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六

朝散大夫充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炎興下帙六

起建炎元年六月五日癸亥盡其日

五日癸亥責降王時雍等

臣僚上言金人之變而近臣百官有為金人之股肱驅逼二聖太子后妃及搜捕宗室戚屬如王時雍徐秉哲余大均者有為虜人之喉舌傳布命令廢本朝而建偽楚如吳幵莫儔者有因為姦利汚染國戚如王及之者有為偽楚之輔翼總其政事如馮澥李回者有

受偽楚之官爵與商議論如李擢孫覿者有肆為惡
言以辱本國以謟邦昌或為定冊之儀視之恬然不
以為怪如胡思顏博文王紹者除徐秉哲已責授余
大均王及之胡思別聽指揮外王時雍等並安置
王時雍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高州安置徐秉哲責授
昭化軍節度副使梅州安置　吳幵責授昭化軍節度
副使永州安置莫儔責授寧化軍節度副使全州安置
朕惟國家勵名節於百年之餘尊士大夫於衆人之
上非以周旋於閒暇蓋將責望於艱危苟捐驅徇国
之無人知銷艱觧紛而奚賴某官早緣推擇進躐近
班當君親蒙犯於氛埃至臣子盜稱於神器茲非小
變何以生為乃通命令之往來坐使等威之差僭此
而闊略勢不可容宜寵秩之盡鐫以一官而置散無
忘自省服我寬恩
王紹除名勒停送容州編管李擢責授成州團練副使
柳州安置顏博文責授果州別駕澧州安置孫覿責授
海州團練副使歸州安置並令所在州軍差人管押前去
孫覿辨受偽官等狀曰臣在宿州見朝報有臣僚言
章稱受偽楚官爵與商議論有如孫覿李擢者奉聖
旨散官安置伏念臣自靖康元年八月和州召還十

月蒙恩召試中書舍人兼侍講資善堂撰文官十二
月初三日權直學士院詔劄具存又因東壁統制官
不散特支例降三官至今尚未牽復又自拘執虜營
七十餘日至三月二十三日放還次日便在假即不
曾赴中書後省學士院供職二十七日虜人以臣元
非放還人數復見追取雖一時竄匿得免而開封吏
卒圖第追捕窘辱百端更憂悸成疾一向家居在假不
出直至四月二十四日陛下行臺至南京有旨權發
一半官吏以臣兒管押圭寶使二十五日參假受敕
太后臨遣徑赴行在所有前後請假關牒見在中書
後省學士院閤門御史臺可以照驗即不當受官爵
及預議論今行遣從置遠方實負天下之至寃只緣
圍閉以來傳聞失實不知子細一例論列若不陳訴
何以自明伏望聖慈將臣三月二十三日以後放罪
月日體究詣實施行又辭中書舍人狀曰臣頃遇
淵聖皇帝即位之日以国子司業擢為侍御史方中
國稔四夷之禍而廟堂無一定之謀群姦哭訛匹夫
橫議臣昌居言路固無獨見遠慮陪輔聰明而一時
誅賞不叶公議因事論奏僅能塞責言狂意拙輕犯
衆怒怒讁所歸遂成謗藪嘗論故宰相王黼誅死而

蔡京方自拱州請覲大臣游說欵還之賜第以為謀
主宣撫使童貫王安中譚稹皆散官安置而蔡攸乃
以大中大夫提舉宮觀任便居住罪同罰異物議沸
騰責在臣等諫議大夫楊時在延和殿下宣言
淵聖有蔡攸無罪之語以諷臺諫臣獨以為有罪論
奏不已於是京攸之黨惟臣之怨張勸衛仲達以弃
官得罪既除削矣又傳詔獄將致之死臣論蔡衛
父子弟兄等亦弃官而去者何為獨置不問於是詔
御史臺根究臣等條具衛等兄弟親戚賓客之弃官
者凡數十人上之有旨送大理寺約法而勸等亦贳
死於是悉弃官守之人惟臣之怨金人犯闕李綱不
忍忿忿欲一戰驅之而幕府吏士皆年少書生縱史
以贊其決方元若草露布以待破賊楚天覺消刼寨
之日漏語於旬日之先都人户知之臣又論綱素不
知兵難以獨任請以諸道兵盡付种師道節制而以
綱佐之老者之智壯者之決可幾萬全疏上不報是
日也植三幟於開寶寺牓以御前報捷為名又張御
幄於封丘門上以俟車駕臨受俘獲而王師殲焉於
是行營司官厲惟臣之怨又論大學諸生誘衆為亂
刼請人主拜兌大臣夫解王人流血被道毀撤廬舍

掠取金帛幾至內註失今不治他日必有握兵之臣
齊制天子武夫悍卒載害將師縣其令丞郡殺其守
尉以衆暴寡漸不可長於是大學諸生惟臣之忞臣
又論靖康之政專務姑息大臣掠美嫁怨君父伏闕
之後學官待罪可也乃降詔以獎其忠群凶惧誅勿
問可也乃肆赦以固其惡行營大臣下行使臣之職
收金銀榜以悅衆心開封尹代行禦之職傳詔太
學以沽士譽察京責秘書監詞臣追數其過宰相甚
其言却之三又竄定無幾王蕃潛師夜遁召兵於康
州臺諫交章論其罪惡而大臣以分兵護送家屬之
功竟薄其罪主威陵夷必自此始於是上自大臣朝
廷下至大學官惟臣之忞時方嬖昵私黨以附下罔
上臣獨論列以犯權貴時方弃捐爵祿以市恩釣名
臣獨矯激以招怨怒群嘲聚罵恬不知畏以情妄行
卒蹈機穽始則蔡攸黨人呂本中之流作為痛定苦
録文數言以佑其父又崇飭惡語以併中臣終則言
事臣僚又置臣於偽定之內此皆臣積致忞仇以蹈
大難伏望皇帝陛下擴日月之照下雷雨之澤一
洗謗誣深垂簡照
趙子崧奏劄論列王時雍徐秉哲十人乞正其罪

奏劄曰臣竊謂陛下始初清明萬國歸王急先務
者惟用人而已風俗不厚廉耻道喪未有甚於斯時
也小人既無所守則至於國破主遷亦不以為意嚮
首偽朝自謂得計蓋緣平日習與性成不復知義利
之分耳今王時雍等盡趨行在意氣揚揚略無忌憚
臣聞京城士人籍籍謂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俦范
瓊胡思王紹王及之顏博文余大均皆左右賣國逼
太上皇取皇子汚辱六宮捕繫宗室盜劫禁中之物
公取嬪御都城無小無大指以十人者為国賊以天
下之所不赦者也張邦昌未有反正之心虜騎甫退
此十人皆日夕締交密謀勸以久假未肆赦間又復
督迫之時雍奴事金賊肆出詭計辱君父以安已亡
社稷以要功秉哲身為京尹余大均為少尹助賊為
虐雷分遣捉事人追捕宗族急於寇賊立賞召人告首
必欲搜羅竭盡而後已有捉事人姓喬姓胡姓韓人
尤為殘毒至於拘濟王夫人於賈坊鎖閉如牢獄捉
事人無高下分皆巨萬之富矣幵俦往來傳金賊語
言迫劫城中士民俾皆捨正從偽邀請太上皇不容
少緩言氣軒豁　上皇至泣下璦統衆兵不恤國
難棄君徇賊無所不至　皇后及東宮將出城都人

號哭遮道願無出瓊斬數人以狥趣車輿以趨虜砦
及之得罪　淵聖乃籍賊威以陵侮朝廷不復知有
趙氏為虜人搜索宮嬪而擇其美者藏之私家邦昌
既僭號胡思獻赦文曰無湯武之征誅有堯舜之揖
遜遜字直用濮安懿王諱邦昌皇恐以謂不可思曰
如今更理會甚濮安懿王顏博文則曰雖欲避堯之
子其如畏天之威孟子曰以小事大畏天者也蓋謂
陛下在外教邦昌畏金賊而不推奉也至王紹則
尤為悖逆其言不可道竊聞時雍秉哲落職宮祠既
未足以正典刑又不足以安反側使此曹手熟則人
主何以立国天下亦失望解體矣若不付之詔獄考
治其罪臣恐小人辨辞飾非姦惡之狀無以暴白于
天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將十人付獄鞫治明正典
刑上以刷　二聖危辱之恥下以謝宗族驅虜之禍
永為萬世臣子之戒臣不勝忠憤

趙子崧家傳曰子崧字伯山　太祖皇帝之六世孫也崇寧二
年貢礼部奏名為第一賜進士出身宣和中除徽猷
閣待制時王黼當国方議平燕鄭公居中領樞密生
日士大夫例以詩為壽公因以保全生齒固守歡盟
為諷鄭笑曰能保否能守否公曰公能保呼韓足矣

鄭深領其言已而任子諒王子飛皆以書論燕事子諒謂巡邊之兵不宜過白溝一步子飛謂當遣辨士往使遼主問女真事使勿諱欲兵助兵欲財助財遼人必感服減歲賜削敵国礼倚以為外藩可有保百年無虞是真得燕也不然我且殆矣公携以見鄭鄭奇二說而黼乃創立尚書省經撫房凡燕事皆專行密院至不與有識危之郭藥師來朝公察其微密語李丞相邦彥曰藥師叛遼歸宋其早見之坐殿門外瞻視非常有輕中国意大則為侯景小則為祿山李相愕然曰子謂何以善其後公曰軍中最黠者張令徽劉舜臣也志不在藥師下令今若以燕薊封藥師為廣陽王以檀順封令徽舜臣為節度使許世守如折氏常勝軍授田為世業尚可紓禍也明年黼又括諸路出夫錢盜起京東河北天下騷然命初下雖丞轄亦不與聞公又語李曰自古立大事未有無定論者管仲佐小白霸天下孔明說先主取荊取蜀皆預定計今平燕不先計軍食乃竭四海之力以供無藝之求何可計也某常謂名為得燕食失河北京東今既出免夫錢則實亡天下矣李起握公手曰當為上別白論之已而聞有旨未輸者減半然民已困矣黼

失　上意頗欲置相一日李問客曰今日孰可相者
居士曰無人可相坐者驚睨不敢荅李問其詳公曰
里中有病傷寒者一醫汗之一醫下之外雖支持而
中已耗矣謝前醫而訪草澤名士後至者投一藥則
殆乃歸過焉今國勢大槩類此蔡京倡之王黼成之
二十餘年二人者家富於国志得意滿全身而去天
下病矣公議望公為相公欲如何醫治李唯唯九月
李果相公與李厚惕然思引去除徽猷閣直學士知
淮寧府郭藥師叛金師陷燕山居士即具奏乞留黄
河春夫脩城衆笑之未及虜至牟駝岡游騎過咸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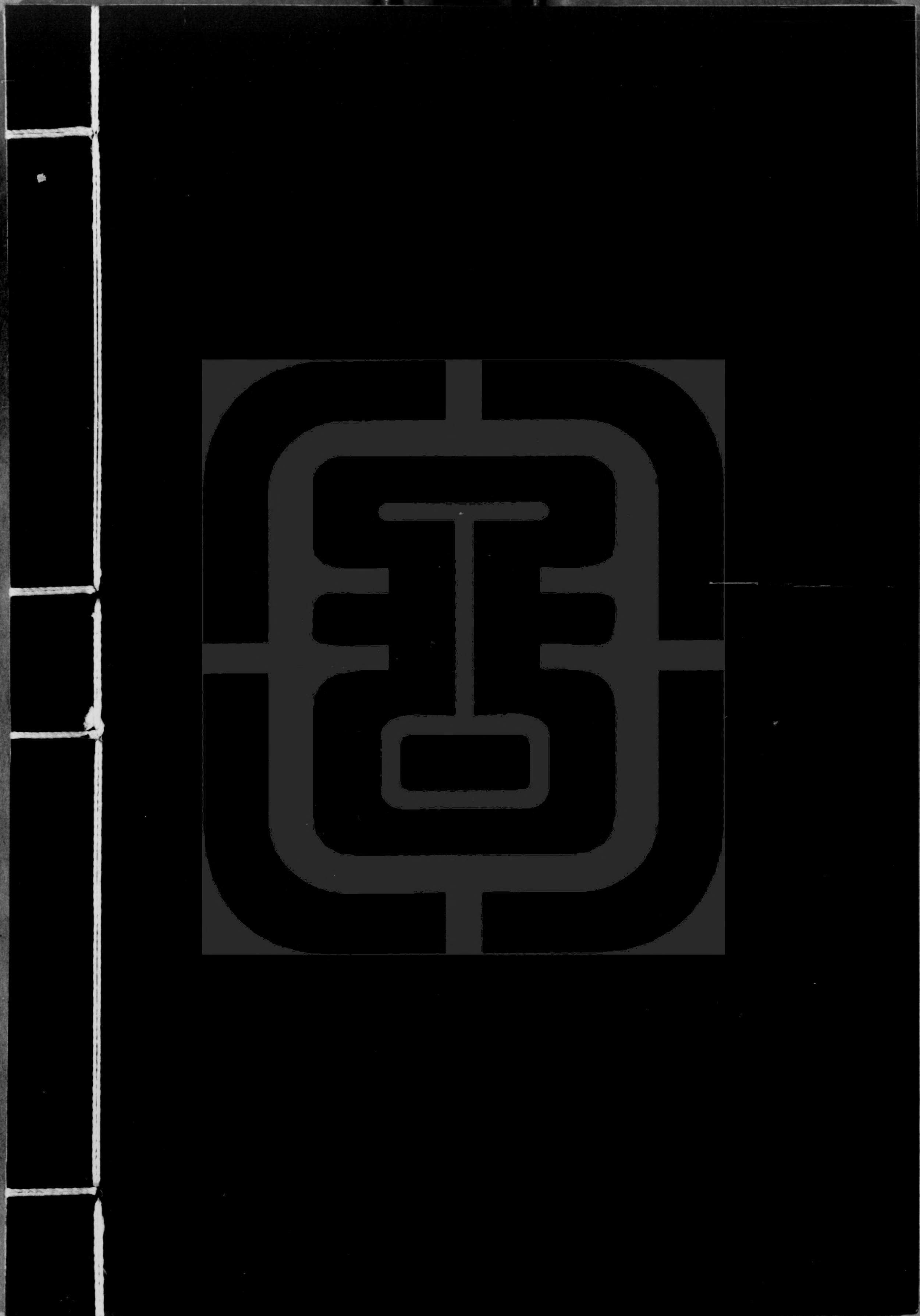
諸州大震獨陳方興板築兵夫二萬餘人居士又設
三砦屯於城外收士卒礪器械以示有備賊至仲舒
岡去陳百里而反先是聞　上皇命淵聖為開封牧
且有南巡意任子諒時居陳居士問此舉如何任公
曰可危也　上果東下太子番守功成爵位不少益
萬一少衂罪歸番守矣居士曰公言與某合然非內
禪不可任公乃復議以書廣相意云云曰是某意也
丞相死能為寇準公能為趙犨否公曰敢不勉後兩
奉大赦列位宣讀公大慟至不能起明年竭力治守
禦謂虜必大舉自六月後即疏言畿之西南宜屯兵

為備不然虜且扼吾師絕餉道又曰朝廷不須論三鎮棄不棄粘罕斡离不非爭三鎮實南鄉而爭天下宜大為之備願詔群臣毋以同異為論議專以國事為急其詳見奏議九月四道置都總管公以書曉譬王襄又以書約頼昌應天蔡頼諸郡緩急相援十月詔下團鄉兵公牒頼昌壽春府廬蔡歸光蘄黄州信陽軍勤王曰恭惟太祖皇帝創業垂統收斯民於五代塗炭之中二百餘年間恩浹骨髓今天子慈孝恭儉視民如傷夙夜講求盡瘼祖宗法度將以便民近者邊境失備虜賊再犯京闕尚未退師天下之所痛心兼聞虜騎所至唯務殺戮生靈刼掠財物驅擄婦人焚毀舍屋產業意欲盡使中国之人父子兄弟夫婦不能相保狼猥凍餒歸於死地以逞其無厭之心遠近之民所共憤疾況朝廷信賞必罰此正豪傑奮發上報君親下保家室之時當所身奮臣子情同休戚朝夕寃心不敢少寧須頼鄰境犄角輔車協心戮力以捍賊勢以蕃王室近奉密詔許結集義兵人自為戰鄭鉞以下並以充賞請諸郡體国事不可緩公文到日各懷忠憤多方措置廣行招集或素著信義為衆推服或武藝絶倫謀略可用或膽勇敢死不

以軍民世家子弟務在存恤激勵人自奮知上尊
君親下保家室圖富貴免殺戮庸劫之患轉禍為福
其利甚大又以靖康元年蝗彈奏狀曰本府自十一
月二十四日後來不得京通道路隔絕賊馬出沒不
測自本月初十日以前平安十一日以後諸縣及村
落日日被劫臣赤手獨捍孤城又以不通京城消息
至尊父子在內臣九激切痛徹五內見竭力守禦以
死報國自六月後來奏報不蒙施行今日果見危急
輒募齎此奏知乞回降平安指揮以安民心又狀曰
右臣自六月後來奏乞加兵嚴守輔郡累狀不蒙施
行今來賊騎猖獗本府境內討虜日夜相繼又以京
師不通民心疑惑西道總管南廂不知下落今月十
一日胡騎至本府城下臣見竭力守禦糾恐無以報
國徒有一死仰念至尊在都城四面隔絕痛激五
內無以效毫髮臣見病心氣腳膝之疾曉夜巡城僅
存皮骨輒募人賫此奏知乞回降平安指揮以安民
心臣獲得數細通說敵志甚大乞堅斷審應無輕信
誤國之言又募張澤隨陳賁賫蝗彈奏狀曰臣今月
二十三日開封府百姓陳賁到府稱奉差同張元賫
文字至本府反蔡蘄州內張元將帶文字不見陳賁

獨到不知處分何事臣所遣統領官趙安十一月二
十三日押團結軍奧六千餘人前去尋訪張元不見
遭賊馬衝散縣尉二員不知存亡本府自十一月二
十五日後來四郊日遭驚劫屢至城下臣堅壁固守
上下一心竭盡駑力諸縣及順昌府蔡州縣鎮皆已
殘破臣義無苟全子情同休戚日夕痛心伏乞別降密
詔庶幾尊奉臣聞近郡賊騎多以潰卒為鄉導若朝
廷那兵來京畿近郡勦除討虜以斷粮道其利甚大
臣聞胡直孺在黎驛杜常在賴昌范訥馬忠在南京
伏望聖斷責令效命毋令端坐觀釁又再遣人賫蠟
彈奏狀曰臣於閏十一月二十四日募到百姓張澤
問樞密院差來使臣陳貴賫奏狀前去至十二月初
二日張元方到領樞密院十三日聖旨即時差人
閏報鄰近多方措置招集兵馬外初三日陳貴復回
稱二十五日虜騎攻京師遂致前去不得臣義兼臣
子痛心疾首夙昔霑沐恨無捐軀之所臣聞范訥馬
忠王淵在應天趙野在單州逐人所將甚衆又聞郭
奉世將京東兵到亳州及江南湖北刀弩弓箭手正
兵萬數不少皆到宿亳州臣累次遣中人間道移文
及以書催促趙野范訥朱勝非併力入援仍責以大

有脫訛

義言甚切至臣已檄廬舒穎壽光蔡蘄黃等州發遣
勤王人兵到候一併團結前去臣以道路不通未奉
平安詔旨無以自存謹再募人奏聞伏乞回降指揮
以安民心所有本府曲折候路通續具奏報俄聞
二聖出城東都四鄰皆陷公乃誓衆設壇歃血以獎
王室於奮義力與虜拒其攻脅說誘日甚公且守且
戰愈力守尾半年乃保全孤城以通諸道勤王之師
康王大元帥奏除寶文閣學士擢參大議張邦昌僭
偽首移書訶斥使其反正并以書曉其偽臣王時雍
二書皆千餘言辭指激切姦謀遂沮又多方間探京
城事跡即令其人供具罪狀以蠟彈赴
大元帥府隔絕之勢遂通而虛實得聞矣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六